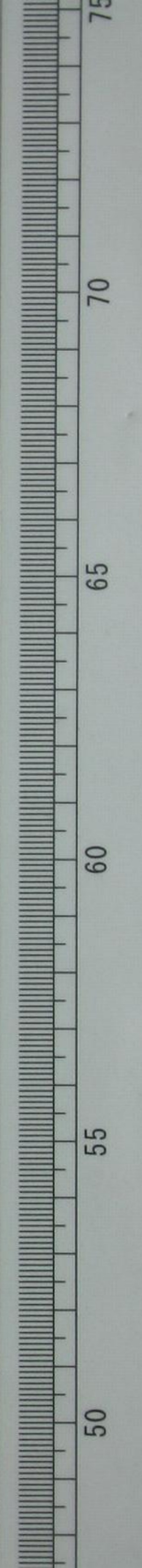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7
6



29-6



文庫 17
W137
6

櫻山文庫



杜詩闡卷二十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雲安詩 永泰元年

○諸將

五章責成諸將慨然於韓公嚴武今無其人區區王縉
附元載以出將實無益於安危也當時治軍嚴整如李
光弼功名不終郭子儀盡瘁乃心不免媒孽掌神策兵
為觀軍容使者惟中官輩將權失馭國威不張至使賊
騎憑陵寢園焚劫天子孤立羣臣玩愒內竭國帑外費
軍需近叛強藩遠攜荒服安得如韓公嚴武者起而夾
持之每章責成大指在結二句

杜詩闡卷二十

六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麿氏寄贈

010185186895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椀出人間。四句陵寢失守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

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四句舉時事以責諸將

首言長安失守諸將不能盡瘁結曰將軍且莫破愁顏最痛心者陵寢被焚也當年漢朝陵墓皆對南山取其密邇王畿有屯衛之盛乃千秋而寇尚入關耶昨日玉魚纔蒙葬地早時金椀便出人間何發掘之速也此已事之可痛者今日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入寇便橋之度幾幾再見諸將不見朱旗絳天北斗為赤豈乏軍容而使至是議者但謂涇渭等處多設材官以資固守夫材官未嘗乏所恃者將軍耳寄語將軍正僕夫况瘁之日愁顏且莫破哉○謂之昨日早時者必玄肅二宗陵去葬時只五閱月朕則柳伉疏中所云焚陵寢亦必專指玄肅二陵也永泰元年九月之寇郭子儀使行軍司馬入奏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扼要害諸將猶擊毬為樂宜公有莫破愁顏句○紅色為殷

韓公本意築二城擬絕天驕振漢旌豈謂盡傾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四句言借兵胡來不覺潼關隘。指回紇龍起

猶聞晉水清。指代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結

責諸將意

次言回紇入寇諸將不能分主憂結曰諸君何以答昇平追維景龍年間韓公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朔方等處本欲絕回紇入寇之路振漢家旌以樹之於彼其後祿山倡亂兵陷潼關天子西走劍南太子即位靈武不得已借兵回紇以資殲寇香積一戰得其死力賊勢以潰在韓公當時築城保塞豈料後日有借援回紇之事反來救我朔方之兵時勢使然毋足怪者夫潼關本兩京扼隘自哥舒旣潰與賊共之數年來賊騎充斥潼關失隘至今年九月復有回紇入寇之事在至尊久在行間艱難屢歷彼時能用回紇以滅安史何至於今回紇猖獗侵擾為患說者皆謂今上不能禦回紇抑思龍躍朔方時掃清河北今日倦勤之至尊即撥亂之廣平

王當年起靈武，清河北至今猶想見。其風烈也夫，至尊一戎衣。三尺劍，汗馬之勞，歷有年所。今日諸臣亦當共襄社稷，同分主憂。庶韓公之烈復見，回紇之患永絕。卽昇平可致，諸君亦可答其休矣。○趙曰：收京後，嵐州合關河清，故洗兵馬詩有詞人解撰河清頌句。此詩龍起猶聞晉水清，疑指此河北爲晉地。廣平爲真龍，舊指肅宗至尊，尊句難接。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

門何處覓堯封。四句洛陽爲主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

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四句責諸將

三言諸將不能屯田，結曰肯銷金甲事春農。洛陽爲天下中，貢賦所集，自經安史非復曠昔。彼秦關百二，又何恃以無恐。洛陽如此，猶望諸藩來享來王，以天下貢賦補洛陽空虛。乃滄海則曠末歸禹貢，薊門土地尚外堯封，負固多版圖。蹙又安望國用富饒也。况燮理無人，相臣每多出將軍，需告匱諸將不肯屯田，彼王相國不

知是其人否。聞其在洛陽，募耕田，修有司。使兵盡爲農，復洛陽富饒之舊。斯於留守無忝。相國今日肯銷金甲，使盡歸南畝否。○當時惟李抱真爲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費朝廷廩，給府庫亦充實。此軍儲之能自供者。郭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亦軍儲之能自供者。公明知王縉不能曰稍喜，爲諸將言也。曰肯銷金甲，婉辭諷之。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

海明珠久寂寥。四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貂。

當時炎風朔雪天，王地祇在忠良翼。聖朝結還責諸將意

四言諸將不能戮力，使朝廷任中官爲將，結曰祇在忠良翼聖朝。我因藩鎮不臣，轉傷荒服，亦不來享。回首扶桑銅柱間，至今氛祲未靖也。所以然者，咎在朝廷遣中官以征討，搜括失其心耳。往者中官楊思勗征討安南，殘酷好殺，遂使越裳翡翠至今不貢。中官呂太一收珠廣州，阻兵作亂，遂使南海明珠至今不來，甚矣中官

不可用也。大司馬乃殊錫之爵。李輔國何為者。侍中貂非總戎之飾。魚朝恩何為者。夫在昔楊思勳本為討叛。呂太一不過收珠。已生越裳之心。尚啓南海之釁。况輔國朝恩。手握兵符。口銜天憲。其為生事造亂。又當何如。彼越裳南海。雖炎風朔雪。原是天王之地。土為吾土。人為吾人。焉用遣中官以誅求也。誅求且不可遣。奈何以殊錫加之。使總戎而為觀軍容。使朝廷雖乏人。何至以刑餘之人。辱推轂之任。夫豈無忠良可任者。而顛倒至此。狀則招攜懷遠。諸將有不得辭其責者。何不各殫忠良。翊聖朝哉。○唐人中官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勳始。至魚朝恩而甚。故連及之。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

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六句

武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二句責諸將

五言蜀中多事。繼嚴武者非其人。結曰。安危須仗出羣材。去年歸草堂時。錦江春色逐人而來。曾幾何時。巫

山。嚴僕射也。往我在幕。朝廷遣使至蜀。嚴僕射望鄉臺。曾同僕射往迎其處。今望鄉臺猶是。嚴僕射已非矣。僕射受主恩最深。東西兩川。三持使節。寶應元年春。初除東川。一次。是年夏。自東川除西川。一次。合之。廣德二年之除。為三次。乃其軍令。分功罪。明賞罰。能使三軍懷德。畏威。而已。仍不廢雅歌。投壺之樂。所以然者。僕射能安蜀。危。為出羣材。三鎮兩川。破吐蕃。收鹽川。終僕射生吐蕃。不敢窺成都。夫西蜀地形。險甲天下。繼僕射者。苟非其人。蜀之安危。未可知也。○合觀五章。首長安。次潼關。三洛陽。四南蠻。五西蜀。以長安起。以西蜀結者。蓋劍南雖斗絕天隅。實為長安門戶。至蜀有事。則長安不能安枕。時郭英又代嚴武為節度。不惜士卒。眾心離怨。其後卒為崔旰所殺。安危須仗出羣才。分明英又非其人也。

長江二首

題標長江二字。大意取江漢朝宗于海之義。總是借長江警盜賊。

眾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四句

海孤石隱如馬高羅垂飲猿二句寫瞿唐峽歸心異波浪何事即

飛翻二句自况

涪萬為峽中二郡瞿唐為三峽門戶自江源發於岷山眾水合涪萬出瞿唐口是瞿唐一門為眾流爭趨之所夫眾水爭流而出瞿唐者欲朝宗於海也此朝宗之意人共挹取可知尊王之義與水相同何盜賊不然耶爾知今日天下誰者為尊輒敢竊發自外朝宗也其所爭一門處下有孤石如馬隱伏上有高羅垂猿飲江其波浪為最險我之歸心異是對我飛翻欲何為者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四句承上

色借瀟湘濶聲驅灑灑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四句瞿唐水

眾水會涪萬爭一門其浩浩不息者海為東極臨故耳至於朝宗人共挹此意何意即眾流歸海之意而萬國奉君之心蠶茲盜賊不知誰為尊者豈獨外於萬國偏無奉君之心與况此水濶則瀟湘無險深則灑灑亦沒

添灑霧雨接江流而上遇衣襟又如此

承聞故房相公靈輓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二句承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

聞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四句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

還點明閬州啓殯

房公客殯歸葬東都有日矣生時於君雖無一德之契然是一德興王玄齡後人可惜孤魂久客至今纔返昔者陳壽定丞相諸葛故事公生前奏議可為朝廷典故猶之諸葛謝安石薨晉帝賜東園秘器贈太傅公生前貶為刺史歿後贈太尉是亦安石我在閬州祭公臨行又別公墓嘉陵之淚他日已灑今日靈輓必由雲安出峽則他日此淚應沾楚水同還楚水湯湯愁余心矣○諸葛有故事二十四篇後主不能用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肅宗亦不能用此語似有微意太守一作太尉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閬州

二句閬州啓

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

流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

四句歸葬東都

盡哀知有處為客恐

長休

二句自傷

他日之淚自嘉陵還今日之觀從閬州發矣當公陳濤斜之敗時論病之豈知陳濤斜後朝廷頗有喪師失律之事而風塵未靖乃房公當日坐此敗斥今日孤竟與江漢同流而還也公一生清德身後所遺不過書劍身雖長逝平生所佩之物尚有生氣躍躍欲動往年讀書陸渾山中陳濤斜之役效古法用車戰此亦多讀書之誤既不適用於當時且卷懷歸故山耳公首丘有日我歸棹何時是我哭公盡哀有處哭公之人他日長休既悲我公行自傷也○公祭房公文有身瘞萬里家無一毫句詩中書劍云云可知身無長物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

四句自述

別送

病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句

扶而猶杖一何憊也病使然耳昔愁白髮之多今愁白髮亦少少若新洗直無髮矣衣日故身日瘦寒衣之在笥者不獨寬且長矣不獨長者長短者亦長矣一病至此灰亡將近故人見及為此深憂今日作別亦無淚可揮耳雖然天涯作客各逐浮萍今日無淚可揮他時有書可達猶望詳盡寬我病懷云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遯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透迤白日靜隴

山蕭瑟秋雲高

四句近聞

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

似聞贊普更求親鬻鼻和好應難棄

四句由近聞推言之

近聞回紇與吐蕃爭長不睦郭子儀乘其隙與回紇定約其擊吐蕃夜引兵趣去不敢過臨洮而牧馬矣於是

近而清水白日蕭蕭遠而隴山秋雲冉冉近聞如此從此崆峒五原亦可帖然北庭回紇復可通使又聞吐蕃酋長名贊普者遣使求親思續舊好想朝廷利有此舉必當允其所請與○結意在求字蓋和親下策不得已或出於此寧使吐蕃悔過求和決不可自朝廷遣使請和開寶年間贊普以朝廷絕其和好往往往書自陳此和好之可徇者肅代以來朝廷以兵力不支有借援外夷之勢因其叵測遣使請和此李之芳崔倫等稽留不歸唐興寺之盟徒為吐蕃竊笑耳公曰似聞贊普更求親若使贊普來求似屬可許不然大臣將相安在出此下策

遣憤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四句憤

蜂蠶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四句遣

聞道吐蕃既逐花門入朝叙功前後賞資無筭府藏空竭猶未肯還何花門無厭哉問收京後朝廷誰總戎機

使謂功者竟屬花門將也彼猶蜂蠶其毒難除須震天威乃可備服不然如廣德元年花門助討史朝義時雍王與魏瑀章少華至其營將軍車鼻責雍王不拜鞭少華瑀各一百竊恐少華等鞭血之事又見於今日漢臣之衣必至血再濕而后已也可復縱哉○初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分為左右廂居北軍右收京後勅為天下觀軍容使總掌禁兵是總戎機也是年回紇悞以郭子儀捐館故敢入寇若使子儀總戎機回紇決不至此公曰誰復有諷意焉公深於謀國於吐蕃反日和好應難棄於回紇直曰雷霆可震威深見吐蕃入寇悞於懷恩回紇要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時崔旰作亂成都趙公剖寇至夔大食國名題曰趙公大食刀歌非歌大食刀歌趙公也

太常樓船聲噉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

蛟突獸紛騰逃

四句趙公臨夔

白帝城寒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

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本怒號
水翼雲澹傷哀狻鑄錯碧翬鷓膏銛鏑已瑩虛秋濤鬼
物撇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鼈以上叙刀
芮公回首顏色勞分闔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
環結珮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
如線針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
魎徒焉爾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
須天倚以上贊趙公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
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四句趙公與刀總結

我聞崔旰殺郭英又蜀中大亂趙公從荆南來所將樓船噉噉如沸趙公超下牢不憚遠涉者問兵刮寇勢不

然執干戈從趙公後趙公之樓船下救令之百艘飛使
江上猛蛟山中突獸忽紛騰而逃逸此行滅寇不再舉
矣時方玄冬駐節夔城趙公身佩寶刀舉以示我捉刀
壯士衣短衣戴虎冠寶刀在鞘憑軒而拔一拔之頃天
為高風為翻日為轉木為怒號而且水為翼雲為澹哀
狻為之傷刀神矣况鑄之錯之加以碧翬之飾瑩之潤
之拭以鷓鷯之膏宜其銛鏑晶徹虛秋濤之澄清鬼物
逖逃忽坑壕之填噎此寶刀出自大食國蒼水使者所
佩也今失寶刀空捫赤條而無聊賴亦龍伯國人所服
以驅海怪者今失寶刀亦罷釣鼈而去海濱刀神矣在
刀為大食在人為賢豪大食之刀用斬奸邪賢豪之人
用平禍亂於時主帥芮公方回首而嗟蜀亂賢豪難得
喜分闔而得趙公蓋將以亂絲付理也趙公不辭勞不
避難手持寶刀高歌而起攬環結珮期相終始以為今
日者得君亂絲為君治理正賢豪僂力之秋亂賊授首
之日其心甚壯其願甚雄視蜀江如針線耳視荆岑如
彈丸耳視干紀之賊臣惡子真魑魅魍魎耳賊臣惡子
之腰領此刀一揮直如取如攜亦不高不痺俯仰依人
縱橫如意彼倚天長劍徒有其名惟光祿英雄差堪比

擬固此刀能事亦趙公神武今趙公挾此刀以往鋤亂賊建奇勛將見趙公功名圖麟閣而丹青為光此刀光芒燭六合而風塵永靖趙公與刀俱不朽矣○妖腰亂領亦上下倒置之象崔旰殺主將其象似之

○王兵馬使二角鷹

王兵馬與芮公趙公同制寇至夔者公借角鷹美之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杓浩呼洵中有萬里之長江回

風滔日孤光動四句寫悲臺為角鷹作勢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

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

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韞上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

敵以上賦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

三後猊敢決豈不與之齊四句美王兵馬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

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星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

合梟鸞分五句角鷹將軍互結

巫峽悲臺氣狀蕭瑟石有龍從之象悲臺哀壑樹木杓枒勢有呼洵之聲其中長江萬里時回風而風嗟時酒日而日暗唯有孤光搖動而已即角鷹可知矣此角鷹雖在韞上臂為翻倒勇氣軒然嗟此條鏃焉能羈彼其眼之碧天地不足當其一抉向者悲臺窺從眾壑杓枒長江之回風滔日早為此鷹物色也區區杉雞竹兔孩虎野羊亦何足惜亦何不辟易之有雖在韞上其稜稜勁翻有飛而食肉之氣似此勇銳將軍而外誰與為倫當將軍樹功安西馬蹄踏崑崙之險白羽入後猊之肉以此勇決方彼精銳誠哉匹敵不愧也今日將軍有此角鷹今日芮公得我將軍蠢茲崔旰作亂成都荆南芮公得將軍以撥亂亦如將軍得角鷹以翔雲彼惡鳥啄屋盡殲斯快今日角鷹雖在韞上有一日焉搏擊九天必能使梟鸞之族立分其類然則將軍起平蜀亂使亂賊忠良判然不淆亦猶是云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

四句冬深

之景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冬深之感

花葉開落自隨天意不能與天爭也江溪深淺自其石根不能與石異也早霞變態或遠或近隨物影而為形寒水去來或早或暮依舊痕而為候人何以偏岐路哉楊朱之淚到處易下也人何以不歸故鄉哉楚客之魂是處難招也當此風濤暮猶不穩今日捨棹更宿誰門途真窮矣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

四句將曉

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香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四句將曉

感之

石城擊柝將曉而輟鐵鎖嚴關將曉而開鼓角之聲將曉而悲星河之影將曉而落我又何之哉彼巴蜀地僻民悍動輒梗化節使其地者往往不能生還巴蜀不可居如此我年垂老一葉飄飄今日將去雲安適夔州夔為楚地本屬蠻方蠻方非我居不得已犯之云爾○巴人小梗如至德二載南充土豪作亂乾元年間即簡嘉眉等處屢反蜀使無還如上元間兵馬段子璋反伏誅寶應間兵馬使徐知道伏誅今兵馬使又殺節度郭英又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太清波

四句將曉

放船之景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感懷四句

官燭回棹歌發犯百蠻而往歌為楚歌矣於時寒沙之上霧氣初蒙清波之中落月已去回首少壯已惜身名晚而功業不建今當衰老徒慙應接多而酬酢不堪縱使歸朝有日簪笏自顧筋力誰能堪此我向曉之情如是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承

動百丈誰家上瀨船承江未將梅藥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遠天二句正見今朝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臘月春意動
二句反結雲安
縣前江可憐

臘月春動江色可憐矣春動雁歸此一聲入耳者是送書雁但不識何處飛來亦肯為我附書故鄉否江船且緩此百丈牽來者是上瀨船不識誰家之子我方思下峽去彼却欲上瀨來乎春意雖動梅藥尚含猶幸未將不致亂我鄉愁也梅藥未將椒花已獻聊取椒花以媚遠客之天耳今朝臘月春意動如此所可歎者我尚留滯雲安也漢制尚書內直起草我為尚書郎當此臘盡春回萬國朝正我豈不欲身到日邊以近天子乃明光起草徒為人羨自傷肺病終遠長安真覺雲安縣前江可憐矣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

鼓發船何郡郎四句承雲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二句滯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二句去

市上寒輕故山烟亦破寒而其色碧此時市上恍在山烟外樓前日滿故江霧亦映日而其氣黃此時樓前渾出井而識之曰此溪女樓前日滿乃有打鼓發船之郎沉沉焉聞其打鼓而揣之曰何郡郎夫夔州女當門戶此溪之女負鹽出井固其所也至若作客行者何郡之郎打鼓發船不可已乎我留峽不得歸長安猶周顛於新亭我去官老病殊方猶司馬於茂陵周顛舉目堪傷司馬著書何益猶幸春已動花將開從此乘春南下去雲安適夔州我今側耳惟聽棹聲相將而已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

輕柳絮點人衣四句承上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太親知見

土詩蜀 卷二十

七

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四句結到歸家

春意既動爛熳不遠矣宜乎燕子黃鸝桃花柳絮若或見之此際準擬開懷所難者垂老之年親知契濶耳他日豈無一杯於燕子黃鸝桃花柳絮下可以自遣奈筋力既憊故山不歸何家且不得歸日邊之朝真虛想也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露未消微微向日薄呱呱去人遙

四句又雪

冬熱鴛鴦病峽深虎豹驕愁邊有江水安得北之朝

四句又雪

之感

雲安雪不到地偶在青崖之間縱有微花向日隨化而况無色去人更遙夫嚴冬肅殺理之自然今冬熱則鴛鴦病彼鴛鴦物之良善者此時而病良善不可為也肅殺之氣能制強梁今峽深而虎豹驕彼虎豹獸之兇惡者此時而驕強梁反得志也我愁甚矣幸有江水藉以歸而江水東流安能北去亦空托之想像已耳○時行何異嚴冬當肅殺不肅殺也公有感於此托之南雪不到地且欲因江水北去一達於朝其後杜鴻漸至成都卯翌崔旰無一言責其干紀是真南雪也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朕惜別離

四句送往

東川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

二句放生池祖席處

倘憶江邊臥歸期

願早知

二句預期

東川我舊遊地最多詩友今日贈別詩欲輕為有甚怯者况彼處之傳宗復近則我詩直不必為亦空朕惜別而已不見放生池邊梅花爛熳草色芊綿侍御遊東川信足樂也亦念江邊有故人者引領歸期甚切耶

雲安詩

大曆元年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

傳纖手送青絲

四句兩京立春之事

巫峽寒江那在眼杜陵遠客不

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四句雲安立春之情

春日應有春盤盤中盛者細生菜也生菜何足憶惟兩京梅發時曾食此春盤為可憶耳以言盤是白玉盤由貴戚之高門出以言菜是青絲菜從佳人之纖手傳彼時京都士女所在餽遺太平歲時率成風俗今日身在他鄉所對者巫峽寒江耳兩京不見也乃自顧猶兩京人物也是杜陵遠客也夫巫峽那堪對眼杜陵何日言歸呼兒覓紙聊一題詩如身在兩京食此春盤云爾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謔

四句蜀事

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四句懷

西川地僻開罪之師未到此風塵戰伐蜀中多也崔肝茂視天朝竊據一方不知蜀之父老翌戴天朝謳謔之聲至今在耳民心戴唐如此彼崔肝雖據有蜀地夫何能為劍閣天險料崔肝終難自立崔肝既不能據有蜀地我之柴門庶得再過此巫峽之水尚不忘情於錦江朝朝遠逗耳信可懷也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

界天白錦城曛日黃

六句寫錦水居止

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結還空懷意

我錦水居止經營斷手三年於茲平生所極不忘者今日想像中一一見之此為宅我嘗謂萬里橋西一草堂者是我嘗謂茅軒駕巨浪者今依然面水否有莊則有樹軒我嘗謂獨樹老夫家者今依然經霜否對草堂者為雪嶺我嘗謂總含西嶺千秋雪今猶想見界天白也背草堂者為錦城我嘗謂錦城絲管日紛紛者今猶想見曛日黃也形勝若此回首茫茫是巫峽之水雖逗錦江柴

門之歸終
托夢想耳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

二句領至末

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

叢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六句

老病稽留互說

巫山何地老病於此楚客何人稽留其間老病而稽留稽留彌苦稽留而老病老病彌困老病則藥物關心奈峽中絕少此所餘者乃他日裏也稽留則所見雲安花發亦非一次眼見此花又從去年之叢而發也似此老病乃伏枕而聽又多露沙之雨似此稽留奈艤舟於此又遭逆水之風當年漢朝尚書郎每月給赤管雙枝我為尚書郎應有此賜乃老病巫山終難就列稽留楚客無日歸朝亦終作一飄蓬而已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
二句領至末
輕箏頗相向纖絺恐自

疑煙添疑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甲子不宜雨此冥冥者為甲子雨乃立春已過又為春甲子雨春雨醲熱輕箏堪揮纖絺可試直疑是夏而非立春時也此雨甚細煙中有色風裏如絲果狀冥冥而為甲子雨也如此冥冥雖朝雨直覺巫山欲暮不獨似夏忽而寒兼催宋玉悲秋雨之失時如此○按月今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輕箏頗相向纖絺恐自疑行夏令矣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秋風暴雨總至藜莠並興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行秋令矣崔肝之亂國時有恐之應亦藜莠並興之象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

二句領至末

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

雲正月峰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地為南楚地異天時亦不同故青春為南楚青春南楚
暄多寒少未暄先暄不待春深二氣遂分焉一驗之草
無名類而一齊早發一驗之雲若隨意而非有定候一驗
之蜂於正月而羣飛已見一驗之鳥雖非時而鳴聲已
聞南楚青春異如此我杖藜來此誠恐為公孫述輩躍
馬者所妨夫豈好為離羣哉○躍馬二字借用以公孫
述比
崔旰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六句雲安子規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二句

客情

雲安縣居峽裏其臨江一樓如鳥斯翼兩邊山木鬱鬱
葱葱子規之啼不輟矣其形微細眇眇狀偶見春風其
聲哀怨蕭蕭然不堪靜夜愁人何以遣此乃子規故傍
愁人低聲而喚亦奈之何○在物為子規在人為子美
他人傍子美也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二句水閣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

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四句朝霽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四句朝霽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

見二句簡嚴明府

雲安城抱春岑江閣之間兩崖對峙閣峻矣雲白為雨
歇之象况低則雨高則晴崔嵬如此因而芳甸之上朝
旭射焉霽可必矣猶是雨後故檻外花叢臥而未蘇狀
已風清故床上書卷向人欲展爰鈎簾而眺霽景適見
鷺起鷺亦喜霽與鈎簾之人並起遂丸藥而趁霽色適
聞鶯囀鶯亦快霽其聲覺圓轉可聽此時婢子捧尊兒
曹開卷可自娛矣况晚年得交明府之賢者數數
相見不足破雲安岑寂哉○續兒即繼續舊學意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弓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
飛十里總帷分層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
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
爲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
歲翁車駕旣云還楹角忽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倚桐
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
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堦捧玉冊裊冕聆金鐘侍祠慙先
露披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
羽猶葱朧以上叙安史之亂及肅宗收復事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

豆腐糶肉不愚行角宮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諸

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
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
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
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干
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以上叙吐蕃之亂及代宗收復事京都不再火涇

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老去苦飄蓬將自已結遙應起

往者我在西京不似今日飄蓬也。不幸祿山難作形宮之內賊騎充斥最可痛者九廟遭焚也。瓦飛總裂木主皆灰此時我陷賊中親見其合昏排騎向曉散營賊臣上頌德之篇逆節獻成功之表嬪妃屠糞土委矣玉座陷畫蟲剝矣二聖蒙塵老翁飲淚祿山陷西京時如此未幾我奔行在西京復大駕還寢廟重修羣心亦萃調

作雖云草創帝力已見恢弘郊廟既舉於前春聖人躬親夫祀典此時我在西京官忝侍從捧玉册而陪奏假聽金鐘而効趨踰雖俯仰愧殉節之臣不先朝露乃直宿近濯龍之館竊幸叨陪穆穆天子原是孝孫霽霽祥雲重飛玉殿靈寢之內鏡奩一新神御之前翠羽重煥肅宗收復時中興治具雖一事未舉而廟貌重新將以萃渙亦欲使后人長為孝孫也繼體者誠能保安圖治從此京都便可不再火矣涇渭父老便可開愁容矣奈何祿山亂平吐蕃難作側聞其人西京也雖異祿山之焚九廟乃廟中俎豆亦穢腥膻廟中采魚亦殘弓矢其餘喪亂大畧如前最痛心者藩鎮之赴援不聞節度之人朝希有今日安得自西徂東布昭王命使主將盡驅闕下使士庶盡遷關中也安得朝廷下哀痛詔使車書盡通銷各鎮兵使征調盡撤也安得斥冗員墾荒土行儉德而君臣交勉朝野豐亨也能若是則中興與開創同烈繼體與前王並休將見至尊垂衣開直言之路和風洋溢滿天地之間前此俎豆辱累恩壞者今日櫻桃薦靈寢安矣庶幾京都石峯火不來涇渭遺民樂利永享我亦得歸故鄉掃丘壟攀松栢而雪子孫之涕其如一身流落萬里飄蓬廬墓終違首丘無望何嗚呼往

在西京時能道兩朝祿山吐蕃之亂以見幸蜀之轍不此章歷叙肅代兩朝祿山吐蕃之亂以見幸蜀之轍不鑒於前奔陝之駕相尋於後故於肅宗收復處畧其治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圖治之道正見肅宗不能如此沿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京後不聞罪已有詔獨孤及上銷兵疏而不納甚者宦官董秀等皆掌樞密胡僧不空等並列清華冗員濫矣河北山東流亡未集諸節度不行屯田之政土地荒矣納諸道珍玩駿馬之獻造寺無窮塗金為瓦所費億萬儉德安在命裴冕等待制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是不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寇外夷與唐終始至篇中血脉以孝治為重故詳言宗廟廢興之由於肅宗曰天子惟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宗并自寫一句曰歸號故松栢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
眾木稍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

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以上客居之處蜀麻久

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

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以上客居時事我在路中

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

春歸飛翬北林空自昏以上客居所感安得覆八溟為君

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

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八句客居之懷

雲安客居之堂形勢何如前臨江後倚山也前臨江故峭岸萬尋蒼濤有飛翻之象後倚山故鬱狀眾木邪豎兼雜石之痕此間無人時聞子規啼耳子規啼壯士悲矣顧此山根即是峽石雖在堂後究其勢直開四千里

聞雖有人亦與虎為伴耳幸相傷猶兩存也我胡為來此亦由嚴武初薨崔旰作亂吳蜀道梗商船不通幸而來鎮成都者係我族父鴻漸此時軒車應飛行而動候吏盡操舟而迎亦憑節制之尊以靖蜀亂耳我今逗遛中路進退兩妨兼之臥病遠行有阻劉安招隱詩曰王孫兮不歸春草兮萋萋今見碧草轉思王孫王孫本鳳已隨凰去嚴公長逝如鳳苞之飛去也彼籬雀何物鳳去宜其暮喧崔旰黨類如暮雀之喧繁耳我見碧草因懷王孫我懷王孫因思故園鳳去矣崔喧矣亦有北林之翬夫北林之翬今何其空自昏耶夫亦乾坤未寧之故安得覆溟水洗甲兵此在稷契自命者亦易為力亮吐蕃不足殲滅所惜我有殲滅吐蕃之心朝廷無錄用稷契之日老儒無成為可痛也然既為臣子四藩不靖皆我之憂况篋中舊筆猶是尚書郎之筆雖老儒草奏難達帝鄉乃一往情深淋漓欲灑我客居之懷如此○結處數語似為杜鴻漸發勉其靖蜀亂也其後鴻漸不能討賊卯翌崔旰所謂臣子憂四藩者安在公早見及之宜稷契之願勃然欲發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窅一林麓棲泊
雲安縣消中內相壽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
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
起慙筋力以上言老病難歸居此客堂也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墮
蕨芽紫渚秀蘆笋綠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
江漠漠春辭木數句客堂時景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
名人埋沒何由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
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茅屋上公有記者累奏
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筭正獻可天衢

直尚想趨朝延毫髮禪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言老病不能歸朝
故居此客堂也

客居思蜀亂客堂思致君憶昨去成都抵雲安便分
楚蜀今日捨舟就陸此身又在窈窕林麓間自笑此生
非水即山也我去秋至此病染消中然此病不自雲安
始而載於茲豈為未足頭白而歎不為天年但老馬志
在空雲南雁常思北向詎意別家以來兒女徒長欲作
歸計筋力不堪恐此身終成流落耳家且不能歸矧日
歸朝哉今日客堂前節序將改目前時物雖具何為不
見蕨芽挺紫蘆笋抽綠鶯啼聒耳麥秀先時物如此其
具也遲遲之日與水俱流呱呱之春辭條欲去節難禁
其改也猶憶昨在成都曾叨臺郎之職彼臺郎妙選才
俊斯堪自顧菲才叨此已極豈無前輩名譽斐然絕望
青雲終老願菲才我既授臺郎縮章紱豈宜逃富貴孰林
泉奈所賦不同性甘幽獨而况憇息之地無竹不居酒
臺郎章紱胡為而來亦由上官嚴公以故人之誼累奏
參謀得霑升斗耳乃官忝檢校原無濟時之才况身達

闕廷祇益曠瘵之懼。今上偃武修文。廟筭既正。羣公獻
可替否。天衢不陂。我庶幾趨走。天子前。竭盡頂踵力。苟
利社稷。毫髮以之。無奈消中之疾。甘載不痊。自顧形骸
有如土木。進焉靡所投足。退焉無所稅駕。何去何從。惟
有委之。行色聽其所至。而休焉。嗚呼。欲起慙筋力。既不
能歸家。進退委行色。又不能歸國。恐終不免為殊方之
鬼。而老馬望雲。南雁
意北。亦徒狀也已。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四句提出

西川杜鵑雲安杜鵑作對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

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

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

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

法則。何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以上西川今

忽暮春。聞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以上雲安有杜鵑

蜀有杜鵑。乃蜀中亦不盡有。西川則有。東川則無。涪萬亦無。雲安又有矣。西川有杜鵑。我昔遊成都。聞之。此時結廬錦水。竹木蕭森。杜鵑之聲。哀哀來叫。我見再拜。重是望帝所化也。所以百鳥代哺。禮若至尊。其明君臣之義。一如鴻雁。識兄弟。羔羊知母子。聖賢師之制。禮傳世夫。禽鳥微蟲。猶解事主。如此。雲安有杜鵑。我今居雲安。聞之。其暮春至。哀哀而叫。為望帝魂。百鳥奉之。若至尊者。亮與西川無異。我見再拜。亦如西川。無奈老病經年。不勝拜跪。念其君臣之誼。惟有淚下如泉。一志悲痛而已。杜鵑為古帝魂。篇中說到再拜不能拜。可知不為一鳥。公無念不在君父。胷中耿耿。有一杜鵑。故於有杜鵑者。志幸曰。西川有杜鵑。雲安有杜鵑。於無杜鵑者。志異。曰。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與當時刺史無涉。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四句鄭十

八遭亂意不歸竄身迹非隱二句自謂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

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

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以上鄭十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

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

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董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

朝謂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以上自叙

十八爲人温温君子令我傾倒矣且秀若靈芝冠彼衆

芳欲疎遠之不可得者若我遭亂而來竄身非隱在彼

細人其姑息我者正侮慢我子則不然其敬謹我者實

非姑息我也乃其冠衆芳者有故凡人識不足以見物

理則昧於出處文多踏駭徒爲有識者笑子則高懷達

理有識所欽鄙捷徑而卑飛以待時有守矣敏才情而

何幸得於羈離牢落中遇之我遭亂竄身不能前者亦

不過路迷水陸有畏前途病假藥餌暫講遠轍耳又自

傷古人已往青史徒存幸有我子聯詠唐虞其甘葵董

而况身異陶潛傾好事之送酒人非仲叔累縣尹之遺

肝斯亦窮途足慰者至若遭亂思歸竄身未返而曰尚

可朝謂尚可排金門竊恐我之少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爲矣子年敏妙尚其勉旃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四句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四句

生慟天地則瘡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聞出周道日維新

哭後四句正見高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

義邁等倫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六句雲安憶昔鳳翔都

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

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睹耕鑿

民十句追昔對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舫洪濤間仗

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六句送別玄甲聚不散兵

久食恐貧窮谷無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

天垠以上又以蜀事屬

自賈生憂漢室危亂慟哭上書直言見斥此後更無人肯為賈生者蔡子卓然高義直邁等倫今日又得一賈生也當賊臣犯闕大駕蒙塵蔡子謂皇帝於行在獻書陳事其志直欲清禍亂一時涕流丹極感動至尊此其高義無異賈生所以輒坤多故賴此正臣盈寧如子異才間出竟使有唐再造同於周宣顧子亦我知己會逢使蜀一伸別顏不圖我子重有扶輓歸秦之役又值我臥病也追維十年以前蔡子獻書皇帝正我扈聖崆峒

宜回窮力冀將時事歸京直陳使社稷永安君臣一德庶臥病之老亦蒙帝力垂朽之人及享太平不亦始終荷子高義哉今別矣此去上水駕峽逆行閣道如龍倚津更險似子才足濟物揚舫而往天復何憂行見水路既窮舍舟策馬直抵秦塞復命至尊且晚間耳顧爾主人郭公既薨以來蜀亂尚熾賊首未授將甲未解恐師老而食不支矣窮荒粟帛既難贍軍使者誅求相繼不絕蜀民既苦兵又苦使亮子賈生自命有高義者必有以處此并望南轅之使寄書老夫豈曰八朝致王遂忘天垠臥病之人與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二句時景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二句答意

雨後過畦方有潤澤花殘步履不覺濡遲我見子末由矣幸有文在當此雨過花殘讀子之文咄咄稱奇應令

十八郎賁才如小陸者亦驚子真大陸矣把文之餘念子好客君家有鄭當時者得子再見哉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

四句贊其

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四句

惜其遇

昔在錦城與王將軍遊瞻氣雄哉臂懸勁弓身騎駿馬一出八人何人敢當惜平時危勢屈徒負將軍高義耳試觀滿堂賓客如將軍者誠有幾人也○王將軍在成都正值崔旰作亂勿克與栢茂琳等協力討賊此詩深惜之久雨期王將軍詩云安得突騎只五千峯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王正鬱陶與此同意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

四句叙來

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

自歎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四句

寄詩之意

子以省郎使蜀憂我伏枕貽書贈藥如柴胡誠利汗而宜服者省郎此誼何異隋侯以藥救蛇病士此心亦當如蛇銜珠而報所以然者天涯臥病親知既少楚俗輕醫藥餌又無耳今日病夫歸楫尚滯水衣江畔春鷗徒然洗翅我羈出峽子將使旋側聞南下舟航猶上急水須知行人安穩早取平途但子為天使我本腐儒拳拳然貽書信惠藥餌者亦由我曾為尚書郎與子有寮案之誼故憂之特切也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槍
伴警振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

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飢始
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
如有謂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
蒼穹以上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敦學傳遺風迺知變化

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五句感慨

我嘗謂杜鵑是古帝魂古帝何人稱望帝名杜宇者是望帝亦一代天子化為杜鵑微細極矣跳竄枝葉相隨者不過雌雄羽毛憔悴尊崇者已無衆鳥生前華屋形隳難居歿後深叢翮短願處不獨無居且無食矣不獨已飢且生雛莫能養矣盡言杜鵑生子衆鳥爭哺由今觀之一何愚哉聽其聲音如泣如訴果然微細有如嬰孩亮無有察其苦衷者庶幾穹蒼鑒之耳不意蜀人感動悚然起敬相傳至今然後知事之變化不可定也杜鵑雖微細昔日曾居深宮豈嘗跳枝竄葉樹木中者昔日嬪嬙如花豈嘗槍伴警候離隨雄者人但訝其魂作皇幸蜀羣臣爭樹靈武功相依上皇者惟高力士陳玄禮幾人耳詩曰衆鳥安肯相尊崇是也上皇幸蜀還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居也詩曰隳形不敢居華屋是也上皇愛居興慶宮李輔國又謀遷西內上皇曰興慶宮我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我志也詩曰短翮惟願居深叢是也肅宗令萬宜咸宜二公主視膳西內上皇以不擇不茹董辟穀幾幾雀穀之探詩曰苦飢始得食一蟲是也肅宗受制輔國夾城之起居稀西內之音問潤上皇心事有無可告語者詩曰似欲上訴於蒼穹是也上皇遷西內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詩曰豈思當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是也

杜詩闡卷二十終

未息六字洗發。乾元初，鄴城師潰，九節度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史思明，後思禮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假令思禮未歿，幽薊蕩平，河北諸藩誰敢負固？李光弼畏程元振中傷之，吐蕃之寇，代宗詔入援，遷延不行，遂疾篤而薨。假使讒口不行，主眷如故，光弼無恙，為萬里長城，不惟可抗幽燕，卽懷恩亦何至反側？此公傷時之意。獨注兩公，如散愁二章，一曰：司徒下燕趙，一曰：尚書訓士齊也。序曰：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是於嚴武以下六人當就歎舊懷賢四字洗發。公於蘇源明、鄭虔、李邕、汝陽、嚴武皆有舊誼。蘇、鄭為生死交，李邕為忘年交，汝陽門下，自居申白。嚴公幕中，本屬舊寮，歎舊二字，劃在蘇源明等五人懷賢二字，則專屬張相國。公於相國平生一字不及，乃八哀詩獨以相國作殿者，蓋傷代宗時朝廷無賢宰相，以李峴、顏真卿之直而不用，所寵任者惟元載，如明皇用李林甫、陳張九齡，此懷賢二字宜專屬之。

贈司空王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穉刷勁鬪。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

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

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

外控鳴鏑，洗劍青海外。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藩。其王轉

深壁，以上立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

春秋辭，曾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六句贊潼關初潰散。萬

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符

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事敦迫，

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問道傳玉册。天子

拜跪畢，讜論果氷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

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禁暴靖無雙，爽

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

原役以上叙其收京之功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鳴

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

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頗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以上哭其薨

哀司空者哀司空功名未就天促之也司空喬本高

麗少習軍旅隨王忠嗣時已見其脫穎而出繼事哥舒

翰位雖未顯身在行間然已輕流沙無強敵短小精悍

隱若敵國往來百萬軍中若咫尺焉番將之首常懸馬

鞍沒羽之箭能控甲外青海洗將軍之劍鏗天山勒漢

家之奇功先是九曲地金城公主請為湯沐邑揚矩奏

與之繼而復叛司空從翰征討九曲諸蕃蕃人畏不敢

出司空建功塞外有如此所以然者司空之勇如飛兔

勢鳥足資遠擊又曉達兵機曾藏武庫故功雖輝赫氣

彌沈靜不吳不赦蕭然妥帖也及祿山亂司空佐翰守

乘走元帥既俘偏裨焉用當時肅宗不與上皇入蜀者

以肅宗舊為朔方節度使一時二聖馬首遂分祿山先

破東京兵屯伊洛中原無主逆氣滔天肅宗乃即位靈

武以塞衆望而司空脫賊西歸適奔行在然潼關不守

罪有攸歸會清河公房琯自蜀齎册諫上以為可收後

效司空遂邀寬釋肅宗旋移軍鳳翔矣大駕既發虎旅

如雲繞鳳凰而陳營對涇渭而開帳朝廷以金城為賊

咽喉詔司空鎮武功以控賊司空禁暴有無雙之目爽

氣與春天俱流尋至收京巷歌從公喜不為賊俘也野

多青麥幸不為賊刈也及肅宗哭廟後乾元年間朝廷

猶以河北諸郡安史充斥故以太原重地特命司空以

尚書領其事夫以司空將畧就使掃清中原晉爵為王

亦且晚間事乃當其時祿位不過司空常懼其高王土

猶待恢廓頻憂其窄司空心事何如惜乎世亂則資其

勇畧時平則溢焉朝露五湖之舟空繫功成志未遂也

田橫之客甚悲身歿客欲殉也司空治太原時持法嚴

整人不敢犯汾晉之間其功不泯不當與雲水俱存耶

夫司空所重者將畧文苑非所貴也故雖有杜預春秋

之癖似乎不媿文苑乃廉頗所重者實不在此不然鄧

大夫景山見稱文苑何為繼司空為太原尹以納
馬細故為帳下殺此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與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我城愁寂意不愜人安

若太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以上功二

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

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以上破異王

册崇勛小敵信所怯擁兵領河汴千里初妥帖以上功青

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曉四句明

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

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以上哭直

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二句 我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以哀

哀司徒者哀司徒以匡復大功受謗讒口賈志歿也

司徒當天寶末年為至德元載肅宗即位靈武時詔以

兵赴靈武兼太原尹隨收晉陽甲以守太原其時祿山

遣賊將史思明引兵寇太原城賊意以太原指掌可收

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司徒乃帥士卒及民於

城外鑿壕自固賊圍太原月餘不下是賊長驅之意不

遂太原遂安若太山也太原為賊右脅太原固賊之右

脅斷太原為朔方左脅太原固朔方之氣亦蘇當時帝

在靈武為龍興地太原固靈武安中興之業實基焉司

徒功在太原有如此未幾兩京收二聖歸九廟建乃安

慶緒雖走河東一帶尚為賊將所據河陽之甲未解也

史思明因偽將烏承玼言偽降本朝司徒料其終必叛

亂乾元二年司徒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明復

自范陽趣鄴屢絕糧道已而思明殺慶緒即偽位笑祿

山為無能既又縱兵河南泛火船燒浮橋賊勢益熾司

西大破之獻俘太廟是嘉山大捷後又獻捷也司徒之功其連破史思明有如此朝廷以司徒有功封臨淮為異姓王司徒生平臨敵謀定後戰能以少制衆故怯小敵勇大敵汴河千里司徒坐鎮為萬里長城自河陽鏖戰以來河南諸郡屢復屢失至思明歿朝廷以司徒為河南諸道節度使威信素著調度有方千里之地方得妥帖司徒功在河汴又如此不幸宦者程元振忌其功日謀中傷讒言罔極此時身如秋葉在風雨中漂搖不保會吐蕃亂朝廷詔入援司徒自反誠恐有過未敢即行憤恚遂薨而日終不瞑也司徒薨朝廷既失梁棟河汴亦壞長城白羽扇不復麾矣蛟龍匣空自塵矣雖富平賜葬有似衛霍之接茂陵乃壁壘無光非復河陽之代僕射猶望史官表揚之耳蓋安史之亂司徒為國家東征西討戮力十餘年及其末以小人中傷致功名不終為見仇者快史臣得毋以讒口故因其晚節沒其生平是不獨銜恨九京且令功臣皆灰心解體無復肝腦塗地之志庶幾以直筆洗拭之也今日寇亂未夷安得如司徒者起而撲滅無奈扶顛乏人艱危未濟徒令老病疲茶之人哭冢無由臨江灑淚此傷時盜賊未息興起李公與茶音藥疲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

大賢後復見眉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

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以上叙其少時漢儀尚

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

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搖

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疑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

平密論正觀體發揮岐陽兵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

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以上叙扈從之功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

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

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
山重公太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
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
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
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以上治炯炯一心在沉沉二
監嬰顏回竟天折賈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
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望以上哭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

纓二句
自傷

哀鄭公者哀鄭公功名未盡展也鄭公為瑚璉重器生於華州稟克方之金質實嶽降之姿况少年老成不媿為其父挺之大賢後奚翅眉宇清舉也其志氣則開山便欲取將相其恭謹則小心不敢侮友生其質敏則莫不三舍避弱冠便涉清華非藉前人之蔭立朝不畏疆禦常有觸邪之心鄭公少年時卓然樹立已如此當年漢官威儀本自整肅無奈魚陽封豕忽爾縱橫羽書自河隴飛來官吏盡倉皇奔竄鄭公於時徒逢人而問公卿之消息實茫狀不知萬乘之出奔繼而追及玄宗於劔南恐謳歌之猶屬因而回謂肅宗於行在知天命之有歸先受辭者心依故主也次謁帝者我君有子也此時立朝靈武雲臺之仗無多卽位朔方沙塞之旌未定江山戎馬二聖之音問罕通笳鼓淒涼兩宮之情懷

都愴壯士淚相看皆血忠臣裂袂憤氣難平乃鄭公志存撥亂欲復貞觀之舊儀意在除寇指劃岐陽之兵勢從此感激人心皆奮俄而大舉宮闕胥收四郊父老牛酒重迎原廟眾恩丹青再炳鄭公於扈從時匡復之功有如此顧鄭公與房琯皆立肅舊臣也當年蜀郡功臣原異靈武房琯旣櫻肅宗之鱗鄭公難免一網之去所以鄭公為匡汲之直不能長膺帝寵旋至於辱如房琯有衛霍之勲竟至客死衞衰何有於榮乃鄭公於會府之地嘗四登矣華陽之兵亦三掌矣自節度華陽遠違廷闕張敞柳邑空青舊臺鄭崇履聲不聞殿上栢臺

人去雖絕羣鳥劍閣風清已無白馬諸葛之澤西川皆
被文翁之化三年有成鄭公來吐蕃不敢犯邊歷鄭公
去賊臣遂以謀叛逆是雪山之輕重係鄭公之去來而
鄭公不恃輜鈴留心記室壁壘失而卿大夫無辱雪山
輕重可知矣虛館開而將軍有揖客何遜子荆威集矣
圖山畫水依然丘壑之心鼓瑟吹笙不廢雅歌之樂而
鄭公惟念切憂國故當杯不敢痛飲且情深問俗故觀
釣即以觀風窺其意直欲使吐蕃盡滅巴蜀富有以此
報主之願永為後尹之程也鄭公治蜀之功又如此何
圖寸心猶在二豎忽摧壽促顏回悲同賈誼今日者旒
飛江上櫬下荆門馬融之笛空橫帳前龍驤之壘不知
何處顧此身上簪纓猶是故人遺澤懷舊之痛烏能已已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四句美其

貌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

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以上泛叙帝眷

忽思格猛獸苑圍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

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

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以上陪獵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縻虞聖

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

忠勤以上諫獵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寶道大容無能永懷侍

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以上叙其好賢能文川廣不可沂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

天倫何以開我懷泛舟俱遠津又借漢中王陪說温温昔風味少

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以哀意結

哀汝陽者。哀汝陽德器才學為親藩冠。又以舊遊王門。早逝可傷也。汝陽為讓皇帝子。眉宇非常。昔者邯鄲。淳。歎曹植為天人。汝陽亦然。張說見忠王。凌曰。我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汝陽虬髯。亦猶是云。宜其神采煥發。若映塞外春光也。往者。開元年間。主恩眷顧有加。無已。禁中出入。不必以時。殿上接見。禮殊寮察。夫豈於汝陽。有私。亦由汝陽謹潔。故不獨禮異羣臣。抑且親倍骨肉。就陪獵一事。猶憶上皇聽政之暇。適當風雪之晨。偶發興於遊田。遂除道而清蹕。爾時。旗仗續紛。翕然若一。馬蹄騰踏。蕭若無聲。帝曰。欽哉。汝陽佐朕從禽。王曰。敢不共命。為王格。猛王鳴弦。而飛鞚。上據鞍而回。麟遂落逸。翻於雲中。乃拂弓輪。而如月。胡人中。多天顏。自若。汝陽。壹發。資予。輒加。乃至尊手中。纔頒命中之賞。而汝陽袖裏。已抽諫獵之書。王之扣馬欲陳。此意原由蓄積。帝之銜。驟無變。聖聰亦賴閑邪。於是罷獵。而萬物蒙不殺之仁。簡出。而百官省供給之費。非獨帝老戒切。毫荒亦由王忠言多。正直汝陽致君。不獨諫獵一端。亦足例其餘矣。且好客。置醴。招賢。其道大。不以無能見外。芳茵也。更好學。尚論古人。其才優。有時揮翰。神來篇什也。今日若。渺渺巴江。我濟川無具。荒荒丘墓。王瓜兔為鄰。猶幸漢中。尚存遺。巴山。岷山。建。我之悲。懷。何日。開。我。惟。是。生。平。風采。恍然在目。至於若。謹。潔。若。忠。勤。若。好。賢。若。勤。學。昔。年。少。壯。一。一。書。紳。言。念。舊。遊。忽。焉。磨。滅。與。我。衰。謝。俱。酸。辛。不。禁。也。其。能。已。於。歎。舊。與。

贈秘書監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四句泛起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

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物理。學貫天人際。八句總叙其文才

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

白揚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

事故吏。去思計眇昧。已皆虛跋涉。會不泥向來。映當時。豈

獨勸後世。十四句叙碑版之作豐屋珊瑚鈞。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調給美擺

落多藏穢八句美其能散財獨步四十季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

姿竟掩宣尼袂以上哭其多才而歎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

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六句叙忠其立朝

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

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

風擁文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

何深濟以上叙其貶斥至歎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東都別

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

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健捷忽不

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忱愾嗣真作公自注和咨嗟李大夫

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十八句叙舊遊兼美其詩坡陁青州

血蕪沒沒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

客舟疑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幽薊朗詠六公篇公自注桓彥範

敬暉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洎狄相也憂來豁蒙蔽以上哭其薨

哀秘書者哀秘書文章為天下重遭讒而死為可傷也

我長嘯天地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高才惟有

李公耳蓋李公為李善子善注文選行世是李公於詞

林獨有根抵也凡作文者筆以健為優製以清為貴李

公有健筆有清製健則風流散布能令金石等鏗鏘追

琢精工直使山嶽同嶽嶽清則窮造化之情狀毫芒畢

見貫天人之義類分際皆明李公為此將以傳世乃干

謁者來矣李公著作諸體悉備其碑版最優使干謁者

無不滿意而去乃其凡例森然某文某體毫不假借若

者為墓碑若者為塔碑若者為廟碑若者為學校碑若

者為去思德政碑李公盼睐所及虛已應之跋涉來者
 路雖遠曾不泥也其在生前已足照耀何待身後使人
 典起當時所得鬻文貨或豐屋或珊瑚或織罽或紫駟
 或劍几殆無虛歲然物以義取得所當得乃李公不以
 自秘用相賜給非以豐屋贈人則以紫駟惠客其於以
 瑚劍几之類亦猶脫驂分宅之遺庶免貨殖之嫌猶懷
 未濟之慮當時在眾人美其賜給在李公不過擺落多
 藏之穢耳獨步四十年聲名四播如鶴遠聞何圖江夏
 無雙之才今日既萎遂掩宣尼之袂乎乃李公不獨文
 章富贍其直節震朝廷更有過人者往年李公仕武后
 朝惡在朝多寵嬖於太常韋巨源謚議既批之以示藏
 否尤痛絕張昌宗兄弟因宋璟請付法斷一言李公請
 肯二豎股栗一時詔謫朝廷遂有臺閣風生秋旻清霽
 之象忠貞如李公者安可一日去朝廷無何坐與張柬
 之善遂貶雷州當時帝在房州內主垂拱宮闕遠聞
 見如綴旒之隔李公含冤覆盆誰照於是放逐聯翩困
 頓炎瘴日斜鵬鳥來止其門雲斷蒼梧招魂無所榮枯
 任運稅駕何途蓋當時雷州既後又貶崖州崖州既後
 又遷恬州恬州遷後又發陳州凡為刺史非一次漢廷
 之竹屨分也所在必親賢下士文侯之簪常擁也至汲
 勸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李林甫因傳以罪詔
 就郡杖殺之身非蔡邕乃坐洛陽之獄命懸林甫竟投
 吉網之中原其禍胎由於負謗但當時朝廷欲誅李公
 亦易為力何必以賂遺誣之為此深齷耶伊昔天寶年
 間陪李公宴遊歷下古亭我以後輩托公未契嗣後東
 都叙別曾幾何時彼時論文屈指崔灝蘇頌已成長往
 近時李公所服者楊炯雄才其所輕者李嶠靡麗此亦
 是非之公與張相國論原為昭合何至兩賢相忌夫亦
 李公爭名之故抑亦露才揚已不能善藏其用此盧藏
 用有干將莫邪之戒而我深惜其關鍵不閉也而獨於
 吾祖奉和李嗣真之作則恍愴而歎服之信乎其詩能
 接踵吾祖不愧為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音諧鐘律氣
 吐鯨鯢惜乎已矣杖殺青丘血高坡隨之士誰收白骨
 草沒汝陽之墟哀贈不聞恩波有待子孫如綫舊客窮
 途感今追昔增痛悼耳且李公嘗從楊思勗討賊有功
 不獨長於文優於節更諳練於兵今日朝廷宵旰論兵
 將帥接踵幽薊若得李公何難以偏師靖之至於六公
 之篇我嘗謂其壯麗警拔殆感憤而作由今思之其於
 六公必意氣相期所以批謚議折二張侃侃不阿能追

隨六公之後。一朗詠焉。宿憂頓解。歎舊之感。於公彌切。云。○憶昔一提。曰。嗚呼。江夏。委竟。掩宣尼。秋痛其才也。往者一提。曰。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痛其誣也。伊昔一提。曰。坡。隨。青州。血。蕪。沒。汶。陽。瘞。痛。其。身。後。也。凡。例。以。凡。字。發。明。義。例。也。本。杜。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註。云。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麒。麟。織。成。罽。言。罽。上。織。成。有。麒。麟。之。形。如。舍。人。禡。段。詩。中。有。掉。尾。鯨。一。例。或。作。騏。驎。泥。罽。係。毛。織。故。也。朕。下。有。紫。駟。馬。亦。不。得。復。用。延。揭。厲。朱。註。引。說。文。揭。高。舉。也。言。朝。廷。之。恩。尚。待。高。揭。而。揚。厲。之。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齊究讀書。東嶽中十載考墳典。時下

萊蕪郭。忍飢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照熱

薪垢衣。生碧鮮。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

包舊史。善以上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

匠集文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文章日自負。椽吏亦

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跡。以上一麾出守還。黃屋朔

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展

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辨。范曄

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墀。以上陷賊

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欒篆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

芙蓉。劍犀兕。豈獨刺反為後輩。襲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

之事。絕萬手。拳垂之後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

為殺乳贖。以上傳世文。結交三十載。我與誰遊衍。滎陽復

寂寞。罪罟以橫。冒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

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濱永負

高里餞以上哭其歎

哀秘書者哀秘書忠孝文章始終於蹇為可傷也凡
人少孤則不能自振少孤而貧則不能讀書以成名秘
書少孤矣以齊充為文學邦東嶽多古人蹟客遊其處
讀書十年時從東嶽下萊蕪自傷親沒負米為生故每
飯必泣然也夜則焚薪照字以勵志日則碧蘇生衣而
不知飢餓空乏勤苦至是者誠不甘自廢欲讀書成名
報親地下耳其孝如此已而學貫經史蔚為大儒辭幽
人赴京國登堂獻策對闕揮毫天子題名巍科直授往
日讀書東嶽者文章遂食報矣然猶屢任掾吏勤趨職
事循塗守轍繩尺不爽未幾出守東平還授司業國家
隨有祿山之亂爾時乘輿奔竄風吹劍閣之塵扈從差
池身陷穹廬之內尊酒絕朋知之展幽憂經寒暑之更
此心匪石不可移也偽署橫加不辱受也俄而兩京復
至尊歸欲整綱常先分順逆丹鳳門下條陳從賊之刑
獨柳樹前遂有衝刀之客范曄有顧兒之痛李斯含牽
犬之悲而秘書松栢獨青再知制誥祠壇從祀復躡明
堂其忠如此大抵忠孝文章不能兼有秘書忠孝文章
貫千秋之墳典所以前後百卷無非禁衛詞章雕刻絕
類子雲其沉深也溟漲猶淺其快利也劍鋒未鈍無奈
子雲草玄後輩見侮故人如我同病相憐蓋秘書之文
本是靈芝絕人舉攬知希自貴留為勸懲在秘書未嘗
為呂韋懸金自矜絕作在後輩何至如乳虎狂噬適成
褊衷其文章又如此何圖結交以來忽焉長逝而况鄭
虔罹罪又遭貶斥乎遡秘書一生蹇多泰少孤蹇食
貧蹇陷賊蹇遭後輩之侮益蹇至於以餓而死視他人
之歎為尤蹇安在其泰就其曾登科名叨侍從亦始泰
則終蹇耳歸帆阻滯老病漳濱斗酒隻雞未申哀餞為
此愴然歎舊也○公誦蘇渙詩曰今晨清鏡中勝食齋
房芝此篇齋房芝數句定指其文乳贄承後輩說舊引
王璵祈禱事未合乙科漢書
儒林傳射策乙科射策甲科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鷄鶡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四句與

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六句總叙其才望神農或缺陷黃石魏師長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叢何技癢公自注公

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以上叙其多藝昔獻書畫圖新詩

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

仰六句叙其知遇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

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六句叙其放達晚就芸香閣胡塵

昏映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椽泛泛浙江

榮履穿四圃雪飢拾槽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文天

長眺東南秋色餘颺颺別離慄至今斑白徒懷曩以上叙其貶謫

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譚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

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濫吹獎以上追叙長安舊遊

以下哭其歎百季見存没牢落我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

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學游夏涉獵方外博采衆長陋神農所未窺愧其不為
 師長纂本草則西極靡遺論韜畧則掌中可指貫穿成
 集薈蕞名書雖曰生知亦由技癢不獨此耳更通地理
 兼曉星經篆刻既工丹青尤妙其博與然也其詠諸枉
 也庶幾子雲之侶夫豈方朔之儔且其書法視鍾而兩
 若論文章天下無雙至今金榜之間尚懸滎陽之字當
 時滎陽嘗畫滄洲圖題詩自寫以獻玄宗一時畫蹟疑
 真鶴為發响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從此一經御
 筆名重四方乃著作雖授宦情原少嗜酒自若彈琴自
 若形骸放浪几杖蕭然傳舍官曹笑傲書幌此正如髮
 居聞鐘鼓愈思海上孔雀樓雕籠彌望赤霄也芸閣纔
 登胡塵忽起雖陷賊而授水部仍戀闕而達密章滎陽
 之心似可原也乃一朝點染滌盪無由蒙末減而就謹
 台州泛浙江而竟成長往四明之雪雙履為穿櫛溪之
 橡一飢莫療無復彈琴嗜酒之興矣紫芝之曲此地誰
 聽杏壇之席伊人安在無復几杖書幌之趣矣長尺
 絕鬼物為鄰離別到今徒懷宿昔緬想我與滎陽天
 年問在長安時每逢春秋好景非笑傲侯門即遨遊林
 野非賦詩見志即酣飲為樂感時托興觸物多情何圖
 回首詞場頓成契闊雖平生吹獎之誼依依不忘乃百
 年存沒之情落落在幸存難亦嬰世網他日得
 南下直指江樓聊述飄蕩之懷一申彼此之痛庶幾得
 見秘書如見著作云爾歎舊之思又烏能已○寡鶴悞
 一響雖指滄洲書言其實語意亦似惜滎陽自獻之悞
 也滄洲玉陛本不相涉滄洲寡鶴發玉陛之響豈不大
 悞點染無滌盪以陷賊為點染也點即玷秦州勅目詩
 宮臣仍點染句闡意似合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
 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六句贊其品格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
 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
 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貂冠
 右地慙多幸以上叙其立朝心事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

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以上賓客引

同調諷咏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

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蛟螭倚薄

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誅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

警以上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舊林戀闕情延

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

讀徐穉碑猶思理煙艇以上勸

其身後

哀相國者哀相國志存王室玄宗不能用其言為可惜也江漢以南皆曰南紀相國生其間兼渾金璞玉之姿又矯如仙鶴霜毛獨整此其意嘗在江海雲路間耳去江海上玉堂舍雲路倚金華者誠欲致君堯舜暫違箕穎之志也河北有碣石山碣石在燕為祿山反處先是祿山飛揚跋扈歲日巨測已有崢嶸之象且天地間

必反請上正法惜玄宗不納使其勢歲嶸崢嶸其徒日蛙鼃從此治遠亂生大庭之化不可復得惟有退食吟想至於林甫媒孽直榛梗置之耳顧筋骨而頻驚嘗以衰朽不能追踵前賢為恐攬鬢毛而復變尤以偷生無所裨益人世為羞故貂蟬換不為榮右相罷竊自幸也當年疏廣思歸乞骸之書屢上蘇軾良毋奪哀之召還來終養既乖痛迫不免未幾左遷刺史出牧荊州庾公乘輿武昌之明月依然黃霸循良穎川之鳳凰宜下乃相國宦跡亦遂以荊州終也若其詩文尤一代作者座中賓客必引同調之人有時咏吟盡斥俗吏之務無論當境詩罷才尚有餘不但造端篇終語猶精警如黃鐘之律聲實交弘若大烹之和辛酸畢備顧此一陽淑氣乃君子心也不用諸事業用諸文章者何與彼時賢相如宋璟韓休皆已即世子然相國何異孤陽使朝廷始終信任猶望陽回之日况宰相本有調和鼎鼐之職使相國不見忌於林甫庶幾乎鹽梅酒醴相與有成無奈羣陰滿朝孤陽不振協恭絕望公鼎空含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有大不得已者托之於此今日一散帙而蛟螭猶盤忽倚薄而巫廬若峙才情則玄暉並駕牋誅則

彥昇比肩不媿專家尤工隻字千秋滄海之濱才名永播未鳥南方之宿姓氏同懸解組投林思遂箕山潁水之志戀闕延頸依然大庭土階之心相國一生如識祿山必反不與林甫巨奸大節炳然不可泯沒良史巨筆亮無所遺至若大庾嶺南自生相國金璞已無留礦相國既逝仙鶴遂失人間今日者亮已荒蕪絕跡矣我與相國當年以地位相懸禮數遂隔一生制作上謂闕然嘗讀相國徐穉碑文所云醴泉無源靈芝無根等句知相國於布衣徐穉特闡幽光庶幾於杜陵野人曠世相感何日理艇問道寫我懷賢之思也○蕪絕作無絕非朱註又云其人沒而史筆遂絕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崔為公舅氏時為羽林軍屬官微入教練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回風雨枝我聞

龍正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以上傷官

聯辭冗長行路洗歎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

鳳闕教練羽林見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

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涓老

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

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宐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

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以上寵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

豈但江會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

多人物無慙因翮垂自慰

評事才本天馬來自渥洼今日如定山桂飄搖風雨者亦暫屈耳夫龍性正直屈則不能有為評事唯諾元戎之命自傷知已之難何以異此忽然應召辭冗吏謝主人脫劍揚帆隨春色入京都翺翔鳳闕教練羽林行見

天子早朝雲臺移仗評事扈從此其時矣方今軍需旁午糗芻不支股百姓之膏飽黠吏之腹評事猶然守雌不思有為乎天子得評事如金臺駿馬後車熊羆活國則黠吏可風拜壇則羣寇可靖乃評事操守之廉果然冰心在玉壺是可活國者將畧之優果然蛟螭可立翦是堪拜壇者此時入幕雖有諸彥賢如評事允充高選從此騫騰遠到九萬何難俄然榮戟揚門戶有旌節矣鼎彝開勛名勒大呂矣之子之貴誠為可喜如我之衰亦似可傷向者談兵之次之子言若决江今日得志之餘尤望為我披霧庶幾鏡塵一拂顏面重光蓋以舅氏一門原多人物今日此行正如西極之馬萬里橫行定山之桂無復風雨龍正直而已伸道大行而不屈我之困翻何嫌低垂也已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據蜀江外

岑參自部郎出守嘉州杜鴻漸至蜀時表奏為職方郎中鴻漸還朝寓居於蜀此詩當在大曆元年春參初為嘉州守時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

意出守江城居

四句寄詩之由

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

疎謝眺每篇堪諷詠馮唐已老聽吹噓

四句寄詩之情

泊船秋夜

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

應不見故人句

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

雲安雙鯉魚

挽故人素書作結

嘉州我故人也十年弊濶今守江城幸矣外江與三峽地原相接惜也斗酒與新詩晤則終疎似君之詩真謝眺也信堪諷詠似我之老已馮唐矣敢望噓吹猶憶客秋泊船於此忽然又經春草目憐伏枕常傍青楓豈能再到玉除古詩云贈子雙鯉魚中有尺素書今日選何物以贈君雲安雙鯉魚可附尺素庶憑峽水得達蜀江我心慰矣願逢顏色關塞遠正指秦州寄詩時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白

鷺羣飛太劇乾四句遣悶之景似與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盃寬二句遣悶之事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結還戲呈意

江浦雷聲喧於昨夜則春城雨色動於曉寒此時悶矣適見黃鶯樹頭雙坐交愁其濕夫黃鶯並坐似可無悶然且交愁又見白鷺江上羣飛劇喜其乾夫白鷺羣飛已可無悶况於太劇我何如哉彼遣悶之具無過詩酒詩律須細細必漸進我亦晚節能然耳夫詩律之細取必於已酒盃之寬取必於人是必曹長矣曹長愛客尤愛清狂之客清狂如我頻來不厭是真數去酒盃寬者向者黃鶯並坐白鷺羣飛殆為我兩人寫照又何悶不遣哉

憶鄭南玘

黃鶴曰玉色鮮潔者曰玘一作憶鄭南寺一竟作憶鄭南

鄭南伏壽寺瀟灑到江心二句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

二句承風杉會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萍水龍蛇只自

深四句憶亦承江心結

我前為華州功曹時道經鄭南此地有伏壽寺瀟灑之趣直到江心江心珠閣石影銜之江心泉聲玉琴帶焉此時我於風杉上曾為曙倚雲嶠間幾度春臨今日身在天隅想鄭南之寺不啻萬里憶蒼萍之水龍蛇自深安得石影重來泉聲還送哉○鄭南鄭縣之南隸華州公出華時有題鄭縣亭子詩首句曰鄭縣亭子間之濱縣作平聲水經注引風俗通曰縣玄也釋名曰縣也懸於郡也十三洲記曰縣弦也故宜作懸題亭時在春故南詩中有雲嶠憶春臨句也

愁公自注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

樹花發自分明

四句所愁之景

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

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四句所愁之事

江草本娛人者今乃日日喚愁耶蓋由我故鄉山水自有渭水秦山未嘗無情今巫峽水聲冷冷不反殊非世情耳彼盤澗之水不宜於浴鷺之浴也何等心性獨樹之花豈望其發花之發也偏自分明况十年戎馬暗而不開殊方賓客一身將老既已賓客老孤城則與渭水秦山而終遠既已戎馬暗南國則與狼虎縱橫無已時宜乎江草日日喚愁生也○公詩慣用底字底作何等二字解如花飛有底急言花有何等事而急終朝有底忙言終朝有何等忙而不來文章差底病言文章差比何等病此曰盤澗鷺浴底心性言盤澗鷺浴是何等心性虎比暴斂之吏時用第五琦稅法民多流亡

夔州詩

太曆元年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身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四句移居

事情

我病後遷居良非得已顧此柳色依依若有離恨亦誰知催柳別也春知之耳而况扁舟將放適值清流亦誰與放船清也江與之耳春知江與春江有情哉惟是客中遷次謀生之事難言農事雖興但聞人說病裏移居遷喬之計莫遂山光雖好徒見身情我去雲安遷白帝別無他故念雲安險峽斷石崎嶇垂老危途豈容嘗試夔州土勢稍平今日暫圖休息誰謂從此定居也

船下夔州郭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

雲外濕勝地石堂煙

六句船下夔州郭雨濕

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

賢

二句不得上
岸別判官

放船下郭抵暮依沙沙上月光娟娟可愛忽然月隱風起因風起而亂春燈風止江鳴聽江聲而知夜雨庶幾天曉起別判官未幾雲外鐘聲沉沉帶雨遙想石堂勝地暮暮籠烟宿沙之舸又作解纜之行矣雨後江平勝柔喜不着力江平水濶鷗輕任其所如此時款乃一聲已在浮鷗之外言念判官淒然欲絕耳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

二句夜景

沙頭宿鷺聯拳

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二句夜景中所聞見

江曠故月近其去人只數尺既有江上月復有風前燈夜如何其欲三更矣江月風燈時沙頭所見者有宿鷺其影聯拳船尾忽聞者有跳魚其聲撥刺此時孤舟旅夜伴我者天上月舟中燈沙頭鷺船尾魚而已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塹樓高更女墻

二句白帝城

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

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六句

上城之感

峻矣白帝城隨天然之石壁而築也乃樓之高更出此城睥睨上峻且險矣但人之可思者不在險在德彼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至今見江流思夏后氏德不衰若楚襄王雖非夏后比當其披襟御風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是猶知有民也未幾悲角一傳已知日暮夕陽忽報不可久留因歎白帝高城本是公孫所築當年恃險躍馬稱帝今日登臨但思夏后憶襄王彼公孫恃險徒笑其妄自尊大意識雖長而何益矣○不言公孫誅滅之年却言公孫恃險之日時崔肝方戰梓州奪張獻誠旌節是初恃險

謁先王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

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

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原過楚劔閣復通秦以上叙舊俗存先主

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以上叙絕域歸舟先主廟

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

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幃幄飄零且

釣綸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以上謁廟時情事

雲從龍風從虎本主臣得志之秋乃先主君臣其為風雲會獨慘澹者蓋因當年乘時並起若孫若曹各有其人

力敵勢均三分鼎立先主有一統之志止於偏安坐是經綸不展耳然復漢長策留待後人欲復漢必取中原

取中原非諸葛不勝任爾時諸葛受先主付托誓取中原悉眾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屯田久駐軍

民雖處何圖天不神漢疆盡勢窮而後死遂使惟氣歇雄圖屯豈特中原即錦江劔閣不能終為漢有仍過

楚復通秦卒歸司馬氏也今日山荒鬼哭所見虛檐枯木往跡徒留竹月苔春景物非故猶幸人民雖換歌舞

不衰耳我維舟絕域繫馬荒城對此搖落之辰更歷風塵之久言念當日關張猶耿鄧今日與關張並者豈無

人也其功與耿鄧俱者豈無人也奈何應天之才諸葛同量得士之契先主難逢遲暮之才尚堪幃幄飄零之

迹但守釣緝憂國血淚與諸葛俱嘔寂寞此身并慘澹風雲而無緣俯仰今古涕泗沾巾矣○公收京時身與

扈從亦中興之佐自傷流落寓感諸葛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二句寫景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二句寫意

臥龍遺像落而殘矣廟在山中者亦草木徒長耳瞻仰武侯猶聞其辭後主而出師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回首南陽草廬尚在。不復更向南陽而高臥。其始終為漢何如也。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承功蓋三分句。

武侯之功大矣。天下雖三分。其功足以蓋之。但三分已定。此外豈復漢有功。雖止此。若其推演兵法。所作八陣圖。雖司馬懿亦歎為奇才。至今陣圖猶列江上。而石不為江流所轉。所遺恨者。吞吳失策多事三分外耳。要豈武侯志哉。武侯未出隴中時。三分已定。其後昭烈征吳。武侯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征吳非武侯意矣。故曰遺恨。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

像猶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芽。柱穿

蜂溜。蜜棧缺。燕添巢。 六句。白帝城。越公堂。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藥梢。

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六句。陪諸

公宴。

隋室至今。堂制已古。崑然城上。俯瞰江郊。當年落成。勢垂雲雨。今朝荒廢。地縈草莽。破柱竟作蜂房。做棧空添燕慕。越公之堂如此。今與諸公同宴。春盃在手。艷藥難看者。蓋因堂上有越公畫像。往日英靈已如過隙。如此艷藥不能常保耳。然我輩相期。願同膠漆。休問東流之水。努力生涯。常圖宴衍可也。

杜詩闡卷二十一 終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旒悠獨立縹緲之飛樓二句登樓峽坼雲霾龍虎

睡江清日抱龜鼉遊二句近景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長流二句遠景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二句登樓所感

此尖仄者白帝城但見旌旒飄揚耳乃結構於城上者又有飛樓獨立一望舉世無徒矣此時峽坼而雲霾其

中疑睡龍虎江清而日抱其外若遊龜鼉東有扶桑樓
在扶桑西則西枝出枝大而撐幽海中之斷石皆封矣
西有弱水樓在弱水東則東影生影微而映日衆水之
長流若隨也杖藜歎世此何人哉泣血回頭亦可哀矣
○峽坼雲霾狀蜀亂也江清日抱望反正也扶桑東向
朝陽所生今西枝封石小人蔽主之象弱水西逝華夷
之限今東影隨流蕃寇內
証之象此皆世事可歎者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以上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

猶擁蜀賦斂尙輸秦不是煩形勝淡慙畏損神以上上

世事無常即一上城許多變態而幾回新也仰觀天意
晴雨無常雨雖變於今朝春則依然萬古獨英雄事業
不可問耳當年白帝亦一世雄今事業煙消空城但在
况予衰邁久在風塵亦不過取醉他鄉逢人話舊當此

此損神故借形勝之地登臨自遣夫豈一上一回好煩
形勝亦深以畏損神爲慙而已○崔旰亂蜀奪旌節又
厚斂以賄權貴公曰賦斂尙輸秦以見蜀民正供自輸
朝廷不爲崔旰攘奪也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畧
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自塵埃谷鳥鳴還

過林花落又開以上白多慙病無力騎馬入蒼苔結繳

白帝安在空祠但存一片孤雲往來其上耳江山遼落
宛轉荒城棟宇摧頽徘徊過客其在於今勇畧安在若
論當日一世之雄如何酒肉空陳塵埃自落而况花鳥
無情何知興廢哉於焉騎馬直入蒼苔夫亦自慙老病
怯於徒步也

古栢行

成都丞相祠堂附先主廟祠有列栢公詩曰錦官城外
栢森森夔州孔明廟乃是特廟亦有古栢公詩曰孔明
廟前有古栢此古栢
行又兼成都祠栢言

孔明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夔祠

之栢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二句承上起下憶昨路繞

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
牖空四句成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

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挽到夔州之栢大厦如傾要梁棟萬

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
豈免容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木

大難爲用栢感歎

廟古栢亦古矣柯老如銅根堅似石其皮溜雨合抱不
足其幹參天尋丈難量一栢也何高大如此良由當時
君臣與時際會今日樹木爲人愛惜培之植之有此高
大耳其在夔州者雲來而氣接巫峽與之俱長其在成
都者月出而寒通雪山與之俱白夫巫峽係夔地而雪
山在成都憶昨客成時亦曾路出錦城東彼處武侯
祠堂附先主廟者同一闕宮其祠前之栢枝幹亦崔嵬
而郊原一帶則古矣其祠堂之制丹青雖尚存而戶牖
中寂無人跡矣至若夔州之栢雖盤踞之地能占其勝
乃孤高之勢難免烈風乃其扶持到今原賴神力正直
不仆都由化工耳梁棟之幹大厦所需丘山之重萬牛
難勝所以霜皮黛色其文章深自寂寞世已耳而目之
愛惜固多翦伐不少又誰爲送之匠石也今日苦心難
免蟲穿當年香葉曾經鳳宿雖棟梁之具未有人求其
丘山之重回首原在材大難用自
古而然志士幽人尚安義命哉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率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長咨嗟四句夔州女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

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灰生射利兼鹽井面

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以上寫其負薪兼煮鹽之苦若道巫

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二句諷辭

夔州處女老而無夫更遭喪亂嫁終不售從此一生抱恨為可歎也况土風更惡坐男使女其當門戶者非伐薪即煮鹽皆女子事十家八九負薪而歸賣薪得錢以應供給雙鬟垂頸至老未笄惟野花山葉與銀釵並插耳况登危集市之餘又兼鹽井煮鹽之勞比負薪更甚直使啼痕滿面露處石根作勞如此巫山之女應盡麤醜昭君之村何以得名甚矣人未可概論也○末二句公卿變人以此見夔原有昭君變人不識當時昭君亦嫁絕域者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貴有錢駕大舸貧

窮取給行牒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歛帆

側施入波濤撇旋梢潰無險阻朝辭白帝暮江陵頃來目

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以上寫此最能

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才何得

山有屈原宅以上諷辭

人惟習水乃能輕死夔州男子絕能輕死者在公少習水多也習於水惟駕舟之人為然夔州男子強半皆駕舟之人無論貧富也在公少故小兒學問止於論語習水多故大兒結束即隨商旅或駕大舸以隨商旅之

大者或行小艤以隨商旅之小者遇波濤而斜入有險阻而如無計由白帝至江陵程有千里彼則朝辭白帝暮抵江陵向也疑之今已日擊夫波濤險阻無過瞿唐峽虎鬚灘此際獨推夔州長年為最能耳但此鄉之人氣量不廣南風則競北客則疎豈非北客多文才南方少學問風俗如此豈有英雄彼屈原者風騷之祖何得又生於此而山有其它甚矣地難限人也○水回曰旋涯曰瀆舟過曰撇泊曰梢北客公自謂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

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四句總叙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璠璣同心注師

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綬冕已殊恩以上除官奉公

舉骨肉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

說歛激懦氣奔六句再表前事聖王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

鉞用必絕氛稜根我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推轂期孤騫八句期望之完載歌意

今日喪亂豈易有此忠孝門適蜀中多故栢氏之功乃彌著耳栢氏忠孝見於父子兄弟之同心其輸誠報國戮力自中丞倡乃其功亦不自今日始自平段子璋徐知道至於今錦江之沸已經三止玉壘之昏則能獨清宜乎高名在昔久著旂常新恩至今復照天地今日此舉中丞一門其子弟挺身前驅蘭玉並進齊心力戰血滿戎車宜乎帝嘉乃功闔門議叙制詞則絲綸具載除官則綬冕咸加也夫中丞一門子弟皆膺寵命或者疑其有私不知中丞以至公之心內舉不避耳追維討叛以來為時已久客冬成都大雪山谷深數尺至今甲雪猶凍旗塵未拭話及戰場懦氣為奮豈非中丞志在王室故驅骨肉為前行不惜哉獨是主聖而國猶多盜臣

賢而官則須尊中丞鎮夔方當杖鉞秉節之日必使亂
根盡絕滋蔓不存斯錦江永清玉壘常靖我自傷老病
今日絲綸之美詞已親炙他年雲臺之勛誰為表章作
歌之意無他還期聖主推轂俾其孤騫功名與日月爭
光可也○是年四月朝廷以崔旰為茂州刺史楊子琳
復入成都作亂公曰必絕氛稜根謂此也至日推轂期
孤騫便見相當專任不
宜舍成都遠鎮夔州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以上叙舊遊之地憶與

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見平蕪砥礪雲一氣雁鷺空相呼以上叙舊遊之人先帝

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
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

和辭大壚以上應首段亂離友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托

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

同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

孤以上應次段

宋中為古梁孝王都亞陳留比貝魏我少遊其地此時
東都全盛戶口殷繁其棟宇高華直照通衢其舟車往
來幾半天下誠一都會然而士殉主客之歡人無身家
之戀挾白刃輕黃金但知殺人報仇為快舉舊遊之地
如此爾時同遊則有高適李白飲酒賦詩日空作者登
臺懷古前無古人遙眺砥礪之雲恨不與高帝同時也
俯聽雁鷺之呼不屑與世謀稻粱也舊遊之人如此此
時先帝正有事於西域林胡海內殷富已不及貞觀年

問特未凋枯耳先帝侈然用武自恃富強猛將提戈固
非一人長戟攻城亦非一處收西域破林胡費百萬而
攻一城豈無輸也獻捷者不言棄組練而爭尺土役夫
盡矣開邊者猶未已孰知朝政失平元氣盡削祿山之
亂遂作追維昔遊宋中時全盛天下何可復得戎馬餘
生舊交零落年紀逝邁歲月不居存者已老老者已歿
李白辭世高適繼之老病天隅獨我未死高李為馬中
乘黃人中顏鮑龍媒一去大雅淪亡寂寂孤舟寒江匏
繫猶幸遺孤尚在庶幾努力加餐留踐孔明撫孤之義
而已○白刃等句正與先帝好武對針蓋吳王好劍客
百姓多瘡痍也祿山掩敗為功故曰獻捷不云輸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二句前閣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

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六句會

前閣春臺適臨楚岸細風乍引新雨將收情人王十五已來石上而鮮鱸適出江中有此雅集耳我也叨君鄰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

峽長吹萬里風四句寫峽中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

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四句寫暮春

病中興得快地峽中四面皆山因想瀟湘洞庭難奮飛而徒然映空也况雨連楚天風霾巫峽何以堪此於時沙上柳條濃陰垂閣城邊蓮葉新紅吐池遙望州渚間鴛鴦出雛時而飛挾雛飛時而下挾雛下不似人臥病擁塞長滯峽中不去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眾海

鶴堦前鳴向人四句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贊辭開州入夏還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二句

白水青山春光又虛矣。徵君晚傍風塵。夫豈得已。譬之楚妃向處深宮。今出堂上。誰復知其色。殊眾譬之海鶴。向浮海濱。今立堦前。便不免於鳴向人。其色殊眾。原不改其常。其鳴向人。亦自表其潔。所以作宦開州。萬事雖紛。絕粒之素不改。一官即絆。藏身之計未違。况開州涼冷。不似雲安。徵君可自遣矣。○晚節二字。當着眼。凡人少壯。偃蹇。猶望前途。老而無成。未免蹉跎。甯戚扣角歌曰。漫漫長夜何時旦。王處仲擊唾壺歌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宣尼歎逝。昭烈拊髀。無非為此。晚節故耳。晚節傍風塵。痛語。非諷語。

園官送菜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缺。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

人如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送菜守者愆其數。畧有其名存

二句本數日缺。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在

四句園四句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

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

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

一經器物內。永挂麤刺根。以上傷小人妬害志士採紫芝

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結還比而

地主念我乏蔬。見惠菜把。其名徒存。其實不副。所充數者。惡草具進。嘉蔬反為埋沒。天下事。錄其醜。棄其美。如苣齒進前。嘉蔬遺棄者。何限。園吏何知。世事可感也。今者。戰伐既久。中原荆棘。豈無蕙草。半為苦苣所侵。正如小人充塞。君子不得安其位。而况葵荏。又為馬齒所掩。一被點染。使麻雜紈。此何異薰蕕同器。十年遺臭。哉。彼

蕙草在菽尚與芑齒爭一席地若紫芝者青山白石間
自保幽芳不屑與芑齒爲伍亦豈芑齒所能掩志士知
之採紫芝避戎軒一聽戰伐經時荆棘載路耳偶因畦
丁有感世事一菜雖小可以喻大○當時朝廷任用宵
小如元載輩交結董秀卓倩英等有滋蔓之勢甚者魚
朝恩升座講易一時如李峴顏真卿諸子皆被疎斥苦
芑之傾奪蕙草馬齒之
氣擁葵苳此其章章者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校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樹
白藟漫爲墻實以竹示式邊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示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
會巔後十星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
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以上藉汝躋小
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
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
敢舞虎穴連聖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
舍北崖嶠壯雷雨以上管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以上
故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

之以微寒其給酒一斛

六句結還課隸人意

當此仲夏客居所為惟有課奴僕為伐木之役耳伐木不可枵腹先飯之伐木不可無具必持斧命之入白谷躡層巔月令仲夏斬陰木此其時也不必遠地限十里止不必多人日四根足不必久時屈亭午而即返一日之功課畢木之蒼皮者委積盈庭木之素節者照耀滿目伐此何為將藉以跨小籬使竹有所倚仗也所以然者空荒乳虎猛若熊羆得肉而甘之若使籬籬不固使知禁忌其為人害豈獨干戈今日郡守栢中丞果為賢主蕭然清淨已除蜂蠆之毒豈有害馬之羣惟是虎穴連山實逼處此夔人隄防非伊朝夕况我客居入國問禁尤宜加慎以示式遏今此舍西一帶白谷層巔處崖嶠雄雷雨蓄乳獸出沒牆宇摧頽爾曹念我衰年實怯幽獨目前且執熱而往轉盼秋涼給汝斗酒尚其勗哉○給酒飯仁也不多取義也晨入午歸敏也竹木交加慎也公平生經濟不能措諸天下見於小物克勤如此

除草

公自注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霑

凝蕙草亦難留

以上見除草當速

荷鋤先童穉日入仍討求轉致

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

以上見除草當盡

自茲籬籬曠更覺松竹幽

二句除後之境

芟夷不敢缺疾惡信如

讐

結出正意

凡有害於人者即為我讐若生阻修之處猶聽之耳惡草害人已如蜂蠆雜然道左焉能避之我客居藉以散憂惟此江色草宅之散步有妨矣雖高秋難免肅殺然惡草焉能暫留必待他日與蕙草同盡不已晚與所由身先童穉日入尚搜誠恐根株未盡遺種復生耳尤當屏諸遠方俾之水化勿使仍依舊丘滋蔓難圖草既去籬籬曠然前林可步矣草既去前林淨盡松竹轉幽矣周任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

絕其本根則善者伸疾惡如讐古人豈欺我哉○周禮
雉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釣舟致中央是水化也

引水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二句引水之故雲安沽水奴

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

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四句實叙引水

水資於井夔州則無蓋以月峽瞿唐兩崖高入雲中難以鑿井生理艱矣然未若雲安之甚雲安之水必出於沽水直不給奴僕悲歎今移居夔之魚復井汲雖無心力已省蓋夔人皆飲山泉山泉蟠屈山腹取水者萬竹相連接筒而引潤下既便水直又免也夫斗水之直原無幾何但留滯之人生理難辦得免此直旅憂少寬云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

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以上送瓜竹竿

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水

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以上食瓜東陵跡蕪

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四句感懷

地氣暖者百物早成江間炎瘴瓜熟不早地瘠可知乃栢公鎮夔掃滯務早奏績若先瓜期者於是食一新必先戰士物雖少必及溪翁即如此瓜傾筐貯之色青蒲鵠瓜之最佳者夫浮瓜必須水嵌竇之水適從鳥道而注竹竿引之以瓜浮沉其間蒲鵠之青巖泉相映不啻水精亂土芝同而水霜沁齒枯懷得潤不獨今日園人還許秋蒂除時再令小童抱送也昔者邵平為秦故侯當楚漢交兵秦破避跡東陵種瓜以老今久絕東陵之跡不逢楚漢之爭爾園人非邵平故侯乃投閒種瓜為此勞人草草亦何意哉○當時栢公一門討崔旣有功朝廷有絲綸之命今栢公鎮夔名為坐鎮實解兵權此絲綸篇有推轂期孤騫句觀宴章有應拜霍嫖姚句公

曰園人非故侯以見汨公不應解兵種此何草草
以見芟夷禍亂是其事也芝草即土芝瓜本朱註

信行遠修水筒

公白注引泉筒也

汝性不如葦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

四句贊其

性與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對

以上修水

筒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之勞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仍作

贊語結應起四句

人不茹葦常耳汝則天性清淨有過人者清淨則通明

凡事識本源無滯礙也就水言之亦有本源不得其源

雖穿虎豹之羣而靡益且水性圓通宛轉非其人之性

石碎水筒圻觸熱煩汝者欲通山泉之流下與厨會耳

汝上雲端躡林表往來四十里似此崖谷荒險間日曛

未餐冒暑面赤我滋愧矣念汝不茹葦者浮瓜裂餅聊

旌汝功昔蘇耽有神仙之術投符井中而水出汝得水

源又焉用此古之勤勞王事者暑不張蓋汝觸熱不避

亦何假諸夫修筒引水本在崎嶇之外似乎曲也然水

流雖曲其性則直汝直如筆自能識水源少滯礙崎嶇

之外無不用意而泛應曲當行諸勉諸公三隸人伯

夷辛秀外此獨以信行稱必有取爾故特表之曰清淨

且曰識本源少滯礙終之以直如筆語意精

微如此裂餅用後周王羆臺使裂餅緣事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轉崩迫

二句畜雞之故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

弊自春生成者隨毋向百翮驅赴制不禁喧呼山腰宅

六句樹柵課僕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

之故

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

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齧距還汚席我寬螻蟻

遭彼免狐狸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以上樹柵籠柵念有

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晰四句示不昧風

雨晨亂離減憂戚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四句贊倚賴窮

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汗陌挽合起處

吾衰久矣行邁亦怯雖得旅次不勝崩迫者衰年畏風也聞諸本草鳥雞愈風滋生宜廣惟秋卵不育耳前春

卵所育者今已百翻種類既蕃可無禁制此殺竹塞蹊不容緩也人畜不可並處地須務遠故驅之墻東樹以

高柵兒僕不妨均勞事須有別故殺竹課僕樹柵問兒今日避暑歸來問兒柵務已將所殺之竹織籠為局曹

雞於內朕使疎而不密有間可乘將齧距紛然還來汚席與無柵同夫我之處雞嚴矣從此螻蟻免其啄而螻

幸哉百翻之中各長其幼他日如季郗闞雞皆成勅敵

凡物小有所損大有所益物固如此人亦宜然宗文所

當領取剖析者况能司旦風雨勿爽亂離聽之亦足遣

懷蓋物雖凡身心同介石也我旅人生理蕭條賴此卒

歲今日柵務既了喧囂不聞撥煩去懷快若冰釋但我

非尸鄉老翁祝雞為業何為役汗陌間祇因怯於行

邁為拘留之故蓋不得已而汗陌云爾○篇中亦見仁

至義盡念其生成春卯不食仁也人畜有別驅之柵籠

義也螻蟻免噬狐狸亦絕義中之仁長幼不混勅敵亦

均仁中之義近身見損益直决至理以示宗文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穉

子尋源獨不聞四句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以上贊阿段

泉水夜生落日斯往竹竿所引細泉攸分泉分則知引
水者不一人而難免於爭乃一郡之人入夜而爭但得
餘瀝何其昧昧爾阿段猶穉子尋源而往悄然無聲又
何了了我病渴三更頻回白首爾傳聲一注忽下青雲
當尋源時若不知病渴者急於須水及傳聲後方信獨
不聞者妙於引泉壯矣阿段其尋源處虎豹之羣不知
幾回穿入我常驚陶侃胡奴有此異事今日得爾亦胡
奴也阿段勉旃○開元末陶峴省親南海得奴名摩訶
善遊山水至西塞泊舟佛舍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
命奴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公用陶侃胡奴或
者卽此蓋以陶侃比陶峴也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温並坐
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
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

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少府 指揮當世事

話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抱長策義仗

知者論

六句美少府

吾衰臥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因是托子孫

六句訪少府之故

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

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歡兼

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以上客中情事

高林古寺柳侯寓焉披衣一見温其如玉因而共坐堂
下俯視江流火雲赫然月露初洗絕壁峭立朝暾忽升
我向曉相訪者蓋由南方氣候異於中原亭午觸熱每
虞暍歔而况愛子俊才何辭煩苦哉子抵掌時艱涕流
戎馬悲憤所激欲排帝閣蓋將抒策救時其知已難
得知爾爲璵璠者獨我耳我之知爾何益於爾乃爾之

起予更非一端似子俊才即我子孫如橋玄之遇曹公亦有托矣今日同我客夔衡宇雖鄰山徑甚僻所幸干戈不及客邸歌呼但子方壯年長策坐困應顧我而傷我屈衰年子孫為憂亦對子而慟餘生倏忽故里丘墟子悲去國我痛無家矣

峽中覽物

曾為椽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

二句憶華州

巫峽忽如瞻

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

二句峽中

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

長薜蘿

二句峽中覽物之故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結挽

興詩

憶我出華時曾以公事趨三輔爾時詩興觸發於潼關往來者何多也今日華嶽何在巫峽崔嵬如瞻華嶽然黃河何在蜀江宛轉如見黃河然我自去秋伏枕雲安今遷居白帝舟中得病洞口經春衾枕空移薜蘿又長勝雖不甚劣而地瘠民陋風土難居有日出峽復歸中原此時回首蜀中發高歌以舒憤懣往日潼關詩興多者將復然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

四句奉寄

之指猿身千崖窄

承魚復浦

江湖萬里開

承楚王臺

竹枝歌未好

公自注竹

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中人善唱

畫舸且徘徊

結挽暫留意

雲安毒熱避暑非宜庶幾乘秋風去雲安早下來乎即我今日居夔不過暫留將待秘書至同謀出峽以過楚王臺直抵荊州耳所以然者魚復千崖同羣猿身楚臺萬里一望江湖而况巴渝遺曲名竹枝歌者本非好音我之画舸遲遲未去夫豈愛聽此歌亦待秘書之故秋風不遠日望之矣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

四句美其

能飛騰 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立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四句美其能述世業

壯哉秘書往應沂公聘千金厚贈八尺偉軀似此行裝
具此氣宇飛騰而起豈徒然哉知其別有策而意度之
間自有神耳秘書謂之通貴宗室而秘書是班秩兼通
貴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通貴而復賢是公侯出異人漢
韋玄成能修父業復至相位秘書即立成負此文彩重
修世業今日班秩何足為貴公侯異人允矣異人哉
按公於飛騰二字或主事業言或主文章言守歲曰飛
騰暮景斜事業也偶題曰前輩飛騰入文章也送崔湜
曰飛騰急濟時事業也寄高適曰飛騰無那故人何兼
文章事業公安懷古曰飛騰戰伐名亦事業此曰飛騰
知有策謂其以八尺身往而有為屬事業此行將謂沂
公望其共濟時艱耳顧註云飛騰二字言行李之速悞

雷

大旱山嶽燠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懼此農事苦四句總起

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

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訴暴戾或前

聞鞭巫非稽古以上救旱虛文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

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睹上天鑠金石

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以上救旱實事昨宵殷其

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膈腸胃融汗

滋衣裳汚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八句言雷而無雨

火雲爍石亟望雨耳密雲不雨終無雨矣况南方瘴癘
惟旱彌艱瓊人歌舞祭神率巫祈雨鼓聲喧峽而真龍
不來終何益矣公私病稅歛缺瘡痍仰面告訴向誰既
舞雩擊鼓而徒然遂暴戾鞭巫之並舉豈知魯僖之說
無當神農之書竟評計惟務修省以格天心耳一銷兵
解藩鎮之甲悉聽處分一減賦罷繭絲之政盡復本業

能若是雖水旱之數時或有之乃堯湯之聖庶免親睹不然兵不偃征益橫勢必民胥為盜因而金石鑠於上豺虎亂於下二者相校反覺亢旱為愈也昨宵雷作庶幾雨徵乃風發如怒復吹雲散是神靈虛聚雨澤終懼年衰計拙場圃失望亦奈之何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

四句楚俗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昡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

一灰燼雲氣無處所

以上火於日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

吹巨焰作河掉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燠洲渚腥至焦

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

以上火於夜 雨寧

要謗譎憑此近熒悔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

四句責辭 遠遷

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自叙

焚山之火經月者以大旱舉此燒蛟龍也夫致旱有由蛟龍何罪蓋將驚惶之以致雷雨此舊俗之可嗤者其火自日已舉嵌為爆即魑魅之族亦泣凍為崩并陰冥之處有光火焚山木周圍傾落百泓鼎沸何論木根泉源為萬古物也况雲氣以青林為處所青林灰燼雲氣何依至於入夜赫然更甚其焰上燭直照牛女之墟其勢下騰至耀長河之掉崑崙之高怖其烈洲渚之遠迷其光聞腥氣知長蛇焦矣聽吼聲知猛虎纏矣所以然者本欲威蛟龍之神物使之興雨豈知神物一去雷雨終絕望哉石燠土盡此舉徒要謗譎熒悔甚矣夫大旱亦關長吏之憂焚山則昧至精之理蓋長吏蒞斯土以牧民豈無精誠可感上蒼乃妄循舊俗為此焚山之舉自貽伊戚不務修德惟山是焚亦甚昧至精之理也撲滅既難必侵環堵旅人處此焚次堪憂此時流汗江亭生理幾希如縷耳火之自日直至宵深有如此○薄關二字蔡氏曰薄近郊關未合詩因下句有甚字故上句用薄字如毛詩薄汚薄澣薄言一例長吏徒務此舉於憂民亦薄乎云爾諷之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四句寫熱

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四句解熱

雷動則雨作空霹靂則無望矣炎赫彌甚何以為生計惟寒水玉我乞為之又惟冷秋菰我願作此然不可得惟有舞雩之風可乘涼耳自傷年老何能尚作兒童追風涼出舞雩也○為寒玉作秋菰公欲以身化物亦即

長楚樂子意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歸林鳥却回峽中

都似火江上只聞雷

六句寫熱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開二句追想

熱甚矣庶幾瘴雲滅乃終不滅猶望瀘水遠乃復西來人物不胥困哉峽中都火無地可逃江上空雷無雨可解庶幾陰宮對雪處風來颯踏可以追涼然不可得想像而已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暘味空頻

歛翁炎蒸景飄颻戰伐人十季可解甲為爾一濡巾

四句寫熱時事

沉李取冷不冷沉亦何益炊食瘳飢不能食則屢炊屢新將衰之人肌骨如蒸一經被暘焉能知味故雖有朱李雕胡空自頻頻進耳夫炎蒸之景旅客難堪况征伐之人甲冑不釋回首戰士飄颻風塵十易寒暑當此炎赫何以堪此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山陰雪不

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六句題水

看君宜着王喬履真賜還疑出上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

○二句贈明府

炎餘到此高棟層軒已。是清涼境界。况七月一日暑退。火流以涼地。值秋風。疑下山陰雪也。吾曾為員外郎。豈日無漢署香。誠知漢署香。不如水樓雪耳。况絕壁過雲。如開錦繡。疎松隔水。若奏笙簧。水樓如此。明府雖係。攝今其風流何異。王喬是王喬之鳥。不難真躡。行見出尚方。賜明府。明府得長有此水樓。老翁將終辭漢署而遊哉。此

必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

政風流今在茲四句終明府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

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四句會於水樓

明府不獨王喬直必子也。且為終軍後人。終軍棄繻。正當英妙。今明府仰承家節操不泯。况為政風流。又如必子。古人何多讓焉。此時滿樓賓客。皆係傾蓋之交。賦詩老翁自笑。何方之客。遙見楚江巫峽。半雲半雨。陳清簾。挂疎簾。眾賓客或奕碁為樂。我賦詩之餘。聊為寓目。一時水樓。明府彈琴。賓客奕碁。老翁賦詩。風流大雅。足矣。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

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

滅汗流北鄰耐人聒以上熱退小涼晚風爽烏匿筋力蘇摧折閉

日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

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八句追言前聖慎

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惟清秋

昏霾一空瀾蕭蕭紫塞雁南向欲成列八句應七月三日歛思紅

顏日霜露凍堦闔胡馬挾雕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兎

突羽當滿月

六句因論少年樂事

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

山閣縹緲安可越

四句感今

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

頗疎歡樂曾倏忽杖策風塵際老醜難翦拂我子得神仙

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結帶睡穩有詩意

七月商金用事餘熱已休老人人生矣熱退則汗減睡穩則喧息鳥巾可戴筋骨亦蘇猶憶前此大暑時十旬閉目大江鼎沸雨師潛遊旱魃橫行園蔬盡焦密雲不雨方謂暑無退日至今終衰歇也前聖知其然不行焚巫之術但有救賜之方誠知陰陽為主客而相因時序有回斡而遞禪果然灑落清秋昏霾頓豁塞外紫雁忽已南翔此塞雁成行之日正高秋射獵之時吾於少年亦嘗從事追維舊遊青霜初降身跨鞍馬手按雕弓矢發而鳥落雲中鉞揮而兔無堅窟惜乎紅顏不再頭顱忽白往年遊俠之處已成蕭條之墟臨軒瞻望即欲再過射獵之場亦復誰能飛越哉元二十既鍊延年之砂不念將朽之骨豈我少壯疎狂歡樂已往窮途老醜不堪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

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

以上辨亭其誣

亭新妝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

豐儉白屋達王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

夏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衰重露日出

甘所終

以上叙七夕之陋俗

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

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以上正議

此諷倖進者俗傳牛女未知有無就二宿言一西一東萬古如斯誰見其至七夕而會晤也况神光難候渡河之說終屬渺茫借曰有之亦其精靈偶感何必定在七夕昧者不察若見其新妝已亭亭立矣其龍駕已層空具矣為此祈請走盡兒童無論貴賤之家貧富之室具膳設祭鳴玉趨蹌晝則曝衣日中夜則乘風月下取蛛卜巧列果陳情筵秩露初事畢日出若真有此私期之事者不知此特淫奔失節托牛女以自便其私爾未嫁之女尚無然哉秉心則宜無邪防身則當如律竭力機杼何必乞空中之絲終事舅姑且自盡女紅之職即君臣之義亦猶是也咫尺未通莫希巷遇禮義自矢亦同守貞所以然者君臣夫婦雖分大小泰交昏媾各有佳期須秉公以絕私毋詭隨而苟合苟方圓之際稍有齟齬即屬徇情便非天作在女子枉自銜媒彼丈夫英雄有拂然者此賢絲棄棄乘垣之婦終南始疑徑之羞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

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

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以上毒熱開襟仰內

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

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

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梓杞漢苑歸驂騶

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以上簡寄之意

夔居極南雖秋猶熱故林鳥不飛行舟絕迹安乎千室掃地萬事都休老夫百憂一時交集懼蝮蛇則不能暗投畏炎宵則又惡明燭只此一端明暗兩困故鄉縈懷更無論已幸而內弟使夔無奈秋炎見困咫尺阻修屈

指江樓晤期。當在清霜初降。而况評事嫺易義。稱詩家蘊藉過人。檢身不及。為使臣而有體。論德業而兼優。是真楚杞梓。漢驂騮也。擇人而出。不愧楚材。畢使而旋。原歸漢苑。短章先達。此中妙理。會當與評事細籌耳。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

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

下。居人門不開。以上雨景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

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以上因雨有懷軼事

峽雲度曉。烟霧乘之。是秋涼之候。因而颯颯之風。纔從蒼江吹去。蕭蕭之雨。便從石壁灑來。雨來而寒生。寒生而雷又動。此時氣候。已失朱炎。高鳥藏居。人潛蕭條。如此當年。何以有陽臺之事。見今楚宮荒廢已久。此日幽佩為誰。而哀。只因襄王有夢。述之宋玉。宋玉多才。為王

真自陽臺來也。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四句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

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以上懷人

秋山黯黯。澹無色也。秋露團團。多難數也。秋雲生於水面。若斷若續。何片片也。秋雨落於沙中。一聲兩聲。何蕭蕭也。此時峽人架木居。類乎巢。而巫山一帶。層臺又俯風渚焉。因於雨中。憑高眺遠。念我故人。此時帆飛天外。浪湧舟前。而况久陰之後。蛟螭復出。江湖萬里。寇盜縱橫。故人此行。果安穩無恙否耶。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以碧。落落

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以上連檣

荆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行役羣盜下。辟

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鏜各有適以上因雨念戍人漁艇

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四句自歎

空山之雨中宵又陰冷氣潛生先到枕席乃曉風復發起看萬象莫不萋萋然中微寒凝碧色也雲當曉而出岫日落落然似密似疎石當曉而倚天渾渾然若見若隱彼日或行黃道或行赤道雨則受蔽不知假何道而行但見雨勢連江一片皆白彼長江之上連檣下者是何處船乃荆州船也船中載者為何等人是荷戈士也所備何寇蓋南防草鎮奉總戎之令不惜沾濕而赴也此時羣盜已下辟山嗟爾總戎方備強敵更見水雲之處其他鳴鏜過者亦各有所適總不如漁樵為自得耳自傷留滯此志未遂提筆書時庶不失春秋之義云

卷二十一終

杜詩闡卷二十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種蒿苳 有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蒿苳向二旬矣而苳不早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輒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

半蹉跎嘉生將已矣

以上言早

雲霞忽奔命師伯集所使指揮

赤白日頽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

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

以上既雨已秋

堂下可

以叱呼童對經始芭兮蔬之常隨事菘其子破塊數席間

荷勛功乃止

以上理畦種芭

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

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霜露委翻然出地速滋

蔓戶庭毀

以上芭不甲坼野莧青青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

得祿守道不封已

以上傷時君子輾轉不進

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

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

無所施何顏入筐篚

凡物感二氣而生氣一變則物變矣如松柏早泥南方氣炎又如燬哉因而植物蹉跎嘉生將盡猶幸入秋雲光與霞氣交蒸雨師與風伯皆集赤日退青光生先之以風散雨使布繼之以雨隨風而來既雨矣對堂開畦呼童經始芭本常蔬其子易菘地止數席為功不繁蓋速望其甲坼也如何二旬不坼泥滓空埋得毋野莧叢生實逼處此夫隕霜殺草是為秋令莧猶草耳豈獨無秋顧使出地反速滋蔓難圖以致毀壞我門庭因知邪能干正芭之不生莧實妨之在賢人守道封植何心彼小人遭時妨賢病國宜乎芭不甲坼莧獨叢生豈獨莧也芝蘭亦為其掩抑雖曰莧也荆杞亦不過如斯勢必中園之內盡為蕭艾所可媿者老圃何地令若屬逼處爭此土耶有一日捧玉盤設霞綺我知所登者必非野莧莧亦焉用彼為縱僥倖入筐篚亦何顏堪此莧終不足取也○芭本常蔬公有取爾者甚莧之不足錄也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莧陸感陰氣生終不可長故上六卽曰無號終有凶此詩大指為任用元載輩而發此卽倚藪操中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意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四句
晚晴

之景 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四句
晚晴之感
夕陽在山雨後初徹特浮雲一帶薄者未歸耳虹影垂
江有似乎飲峽中積雨尚有餘飛晚晴之景如此料想
鳧鶴在渚終當高去祇有熊羆在山覺得自肥我圖出
峽秋分尚在對此夕露留滯何堪哉○鳧鶴君子熊羆
人小

宿江邊閣

江邊閣即西閣公西閣
詩有層軒俯江壁句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二句江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

翻閣之景 鸛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
乾坤閣之感
日之夕矣直延山徑有山徑即有水門江閣即當其間
歸巖際者雲何薄翻浪中者月正孤閣景如此遙想此
時兵如鸛鶴奔竄靡遺賊似豺狼橫行無忌我雖宿閣
亦不眠憂戰伐耳戰伐以正乾坤自傷年老不能撥亂
有其心無其力亦奈之何○當時吐蕃內訌節鎮抗命
乾坤不正甚矣王縉元載輩日事飯僧佞佛寇至講仁
王經以讓之戰伐之事有難言者崔旰之亂朝廷務為
調停杜鴻漸反以節制讓之命討廢矣乾坤安在宜公
悵然罷寐耳追飛盡兵
竭也得食喧齋盜糧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承卓立

白牘千家邑清秋萬估船承蟠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借刻畫
無鹽結

此白鹽山其高迥出羣峰其大盤旋積水惟卓立峰外故他山任地不過坡地爾勢近天獨依日月惟蟠根水邊故白陽之旁邑聚千家清秋之日船集萬估不任地獨近天有親上之志既千家復萬估為四方之維高大如此亦何取佳句煩人刻畫況詞人佳句從無傳者白鹽高大真出意表哉

灩澦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申如馬句神功接混茫申沉牛句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自警

峽口巨石為灩澦堆夏水漲其石半沒冬水淺其石出水今日秋淡江寒水落石出長矣有時歲旱禱雨則沉牛於此而答雲雨其利固多有時水漲下峽則如馬在前而駭舟航為害不小戒舟航者慮傾覆也天意欲使傾覆者存故立石示戒至於興雲致雨其神功直接混茫宜乎沉牛答之我處此兵危又兼舟險自嘆非千金之行一止尚凜垂堂之戒哉

瞿堂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四句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鈞陶力大哉四句

禹壑之水皆奔一處兩崖之際但開一門以兩崖一門當西南萬壑非勅敵而何此兩崖所開地應與山根俱裂此萬壑所注江疑從月窟遠來古有白帝此削成處適當其險古有陽臺此空曲中隱見其高削成空曲者神禹疏鑿為之也疏鑿之功固由人力鈞陶之大原賴天工禹固不有其功天亦寧尸其德哉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二句領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

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

宴以樂將士中丞宴將士極樂矣亦誰知今日極樂之
宴原由當年百戰之功極樂何如中丞與將士同甘苦
無私而綺饌不殊中丞與將士忘形骸久坐而金章
密以觀醉客杯霑鸚鵡而盤餐狼籍以觀佳人簫指
阜而歌曲繞梁夫中丞有百戰功今日固宴將士以爲
樂尤望天子念其前功遣使下臨頒詔行賞此時中丞
以天子寵命特引紅妝載宴
將士但不知幾時下臨耳

繡段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四句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四句

感所

中丞宴士妝簷額者繡段爲彩帖鼓腰者金花爲飾麗
矣盛矣額裝繡段者將待舞也一夫先登如效鴻門之
舞劍鼓帖金花者將按歌也百戲後陳或唱夔峽之樵
歌歌舞盛矣所可嘆者江樹蕭條夔城孤寄雲臺阻隔
漢使不來朝廷選將常築韓信之壇元帥投閒未
奉嫖姚之命信乎百戰之功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二句已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

公不但時人惜祇應我道窮四句哭一哀侵疾病相識自

兒童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六句兼
自傷

蕭韋凶問得自漢中王手札也夫生歿亦常事所可疑
者老子爲柱下史而多壽韋方少年不應早逝尤可怪
者仙公能延年而不歿蕭旣多術何以亦亡少年亦逝
老者可知多術而亡無術者可知兩公之逝不但時人
共惜直是吾道將窮耳我聞計一哀頓侵疾病由兩公
相識昔自兒童地異山陽到處聞鄰人之笛詩悲曹植
隨風飄客子之蓬所由潘岳懷舊之賦不堪再
吟亦豈能如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也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
膽消豺虎窟淚入犬羊天
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六句虛寫覽鏡呈柏之故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

憐

二句題面

長安有渭水有終南我本渭水終南人乃不能歸關內於寇盜之窟幾度膽消不能到日邊對烏蠻之天凄然淚入彼作吏者須早起已似嵇叔夜之晚起豈堪從事彼為仙者必輕舉豈如薊子訓之遲行乃更學仙夫瞻消淚入我之形容可知憔悴起晚行遲我之精神可知全減空乎鏡中之色頓覺衰謝此衰謝色鏡知之耳敢望人憐亦萬一故人憐而已故人何人中丞是也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

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

實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智愚心盡歎別上聽古來傑

出土豈待一知己

二句託感

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借秦青結

絕代之歌曲高和寡亦獨立自發皓齒耳獨立一歌滿堂之人皆為不樂蓋由此歌纏綿疑下清虛當此良宵又值皓月乃益佳耳滿堂何人有老者有壯者有智者有愚者此時莫不停玉觴迷金管聽者疲而心盡歎滿堂慘不樂者如此彼楊氏一女耳其歌能使一堂中老者壯者智者愚者莫不傷心動魄況古來傑士豈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哉今之楊氏即古秦青秦青撫節悲歌響遏行雲聲振林木使天下人莫不傾耳亦若是而已昔虞仲翔自云得一知己可以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

李賓客

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
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
雄劍鳴開匣羣書繫滿船
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
筋力妻孥

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以上作冒峽束

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埋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為鹽

速燒畝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鷓鷯雙雙舞獼

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

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以上敘夔之喚起搔頭急

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

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黃緣藥餌虛狼籍秋風掃淨

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

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法歌聲

變轉滿坐涕潺湲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開梨園弟子李

意乎影夔州僻腸迴杜曲煎上起下即今龍廐水西京龍

廐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秉

威滅蜂蠆勦力効鷹鷂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

戰伐人憶止戈鉞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

黔首遂拘孿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

出於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翼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

宣以上追敘肅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二句承音徽

一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鄭在江鄭李光時論文章竝

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

風流俱善價恰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

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

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

華牋以上敘述鄭監李賓客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二句承上起下生涯

已寥落國步尚迍邐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注下築遣懷因

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豐

鎬秋蔬影澗漣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

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

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絲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羶

囊虛把釵釧米盡拆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

沙岸北市暨瀼西巔公自注市暨瀼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居人謂

之讓羈絆心嘗折栖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

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救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

魚笥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

村依野廟孺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

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

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躚以上敘還秋日夔府四字困學違從衆明

公各勉旃二句承上起下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

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

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十句正明各勉旃意行路難何有

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峰寺。門求

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公自注鄭高簡有太

傳之昭王客赴燕。公自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途中非阮籍。查上

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

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澹交隨聚散。澤國繞回旋。本

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鑪峰生轉眄。橘井尚高寒。東走窮

歸鶴。南征盡跼蹙。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

頭陀。琬琰鐫衆香。淡黯黯幾地。蕭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

任體孱。金篋空刮膜。鏡象未離銓。以上自敘終期出峽是詠懷大指

夔府孤城僻在烏蠻北。白帝邊我由雲安遷此路纔百里。病已三年。雖匣劍常鳴。雄心還在。乃書船空繫出峽

也。妻孥而外。筋力誰知。歲月云徂。菁華早竭。所自遣者。惟

江而峻起。巖排樹而孤懸。所排之樹。拂雲而楚氣俱來。所束之江。朝海而吳天共湧。其山川如此。夔民煮鹽為

生。復燒畝播種。夔地鑿石為峽。故多險少平。以言鳥舞。水之灘。鷺雙雙。以言獸。懸木之獼猴。箇箇巖際垂蘿。長

寒亦紅也。夔俗殊向。戍人而乞火。引竹竿而注泉也。其

搔頭有興。尋遊扶行。幾回穿屐。所以然者。想兩京之田

園。猶在歸計。未能傷四海之兄弟。何人獨行。堪憫。雖遊

幕府。幸備臺郎。乃已及瓜。期未還。朝署亦終成。萍泛。何

意。黃綠藥餌。之加減。徒然秋風。未還。朝署亦終成。萍泛。何

驅瘴癘。得明目。以掃雲烟而已。偶遇中丞。時逢高宴。媿

非上客。忽近佳人。哀箏奏而老大。堪傷。華屋是而神仙

空艷。追維南內。歲在開元。法曲授於梨園。清歌傳於弟

子。沿流既久。音律多訛。忽聽仙奴之歌。雖多變徵。言念

土皇之教。輒復沾巾。所以影弔夔州。而彌僻。腸回杜曲

而愈煎也。我之腸回杜曲者。不獨故國舊君之感。亦新

主中興足繫懷耳前此安史作亂龍廐之水曾染腥羶未幾肅宗恢復清渭之流依然如帶光弼思禮耿賈流也扶王室而再造張鎬房琯蕭曹侶也拱御筵而胥匡俱能秉威滅蜂蠱之凶芻力効鷹鷂之節然舊物雖復凶徒未悛尚非歸馬之時便作止戈之計於是河北之抗命日甚吐蕃之脩好靡益元振奴僕錯與大權將士解心外夷入寇胡星一孛黯首為災遂使駕復蒙塵幸而還京不日改元罪已頒哀痛之詔停止稅法蠲煩苛之征業成而陳始王如七月之陳公劉顏真卿欲復貞觀是也兆喜而出于敗如後車之載呂尚郭子儀留守西京是也陳始王則經綸密而鴻雁有歌出于敗則翊戴全而熊羆有佐側聽中興之主不禁傾心長吟不世之賢能無引領不世之賢何人兩公是也兩公之賢使我長吟不置者以鄭在江陵一柱觀頭音徽數至也以李在夷陵下牢關上道里幾千也據時論則皆推兩公比文章則我獨居後陰何沈宋與之比肩截竹揮絃調其音律其琢句風流也皆善價所求其使事愜當也亦忘筌已久且鄭能好客有鄭莊置驛之風李更下賢有李膺登龍之望禮數雖殊貴賤朋交豈失周旋既已高視人羣猶然虛心味道宜乎收之門下者馬皆汗血入

其細器者必清田哉李官賓客商山之羽翼已成鄭拜祕書蓬萊之妙選不媿是管寧無志仕宦而紗帽則淨矣江令受賜皇儲而錦袍彌鮮矣今者二公間散退老優游李也東郡逍遙時時題壁鄭也南湖嘯傲日日泛船扣舷則遠遊可懷題壁則華賤足慕興言及此我豈不欲孤飛而去無奈為百慮所牽何百慮所牽者何在生涯寥落憂在身也國步連遘憂在國也衾枕蕪沒寢處皆虛池塘棄捐故國何在室家離別空切巢南嘶北之悲伏臘蹉違不及馬醫夏畦之鬼豐鎬我故土也露菊空斑澗漣我舊鄉也秋蔬何在升沉迭異往事誰論歿生日怵新阡幾處看浮雲之富貴回首何堪笑野馬之喧爭著鞭倦矣而况烽煙滿眼江月羈人秋燕未歸同其局促晚蟬猶叫類我蕭疎乃疇昔雕蟲蒙公記憶常時烹鯉問我沉縣自歎挂杖無錢徒羨君平之賣卜顧此坐羶焉用還留子敬之偷餘趙壹之囊既空問及叙錮子桑之米亦盡難保花鈿甘子豈可療饑茅齋聊以息影看陣圖於沙北真歎奇才訪市暨於襄西信成都會所由心因羈絆而恆折病以栖遲而得痊也傷哉貧也樂亦在中岷芋聊收非羨卓家之富池蓮仍種還開陸地之花梨好何如喜雪白之勝頰栗多奚似快

磊落之過拳肉味偶知仲長統之兼旨迂矣臣饑求兔
 楊夫子之三鱸或然身異漁翁呼兒看笥人非季子留
 客坐鞦韆秋夜索綯多為縛門之用山泉通竹聊免沽水
 之錢塹地無多半接公田之壤荒村一帶全依野廟之
 垣棘距穿籬分明補闕藤纏倒石亦是扶顛我秋日夔
 府如是而已休哉朝謁穩矣晝眠從此半塗且止何須
 夸父之窮追兀坐能堅有似溪源之不起所以銀章偶
 縮霧雨常濛粉署雖妍馨香自遠二公本紫鸞也所飛
 無近遠故人乃黃雀耳亦聽其翩躚故人困學自甘違
 衆二公致君庶幾勉旃勉旃之意何如勉公夾宸極以
 輔主勉公到星躔而致身勉公輪鯁直而不阿比勉公正
 公用人引服虔之正諫勉公輸鯁直而不阿比勉公正
 陶甄而不偏陂於以上抒宵旰之憂下拯黎元之苦不
 難雲臺誰畫青簡誰編哉至於東西南北常輕行路之
 難涉水登山已切招尋之興招尋之興無他不過訪僧
 尋寺而已飛檄之具不自今朝鳴弦之控暫擬今日蓋
 飛檄適江湖之興而鳴弦防寇盜之警也此去老身將
 許雙峰不失曹溪之衣鉢此去禪門兼求七祖思合南
 北之兩宗追徇昔而落帆非云枉道向真詮而稽首從
 此飯依兩公一為安石名高典午之朝一是昭王本屬
 之博望往年披拂曾荷青雲今日淹留難延老景所由
 行路無難招尋有興也既曰由來具飛檄則終期於破
 浪既曰暫擬控鳴弦又何畏乎飛艇過神女廟而長辭
 聞杜鵑啼而已怯蓋聚散雖可惜而淡交何傷澤國從
 此遊而回旋正遠我本佛氏之徒欲皈迦葉不是神仙
 之侶何藉偃佺廬山之鑪峰忽生轉眄郴州之橋井何
 憚高攀以言東走直窮令威歸鶴之鄉若論南征竟抵
 馬援跡為之界凡此皆訪僧尋寺覓雙峰求七祖也庶
 幾妙教可聞前愆得釋顧愷之丹青維摩宛在頭陀之
 琬琰碑文尚存眾香黯黯而來親十地芊芊而漸進勇
 猛為精進之基清羸何慮所謂落帆追宿昔者宿願自
 此遂矣金篋有刮膜之力鏡象依然所謂衣褐向真詮
 者真詮何日得耶我秋日夔府詠懷奉寄二公之意如
 此○大曆二年朝廷篤於佞佛胡僧不空出入禁闈王
 縉杜鴻漸阿附元載至不茹葷血三人侍上多談佛教
 中外臣民皆崇奉焉此南北二宗之外邪說橫
 行公曰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蓋欲正之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恨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四句
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四句
以蜀

事屬之

我今日於弟一則喜一則恨者以弟文臣使蜀耳蜀地方亂此去離巫峽過內江弟由此至蜀彼處豺狼戰鬪未息我留此已老自憐犬馬年歲空催弟行矣歸朝甚便今日豺狼尚及秋天搏擊之毋務始息養亂也○是年八月杜鴻漸至成都見崔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薦之朝公於弟使蜀曰未息豺狼鬪搏擊望秋天語意有謂

巫峽弊廬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二句巫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

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六句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澧朗

江城日落山鬼為徒弊廬蕭索甚矣吾舅將有澧朗之行過廬作別其行李淹留未去者蓋將以誅茅之意問及老翁耳人皆曰寇盜已平何須避地不知赤眉猶世亂也人皆曰青眼待人到處亨途不知青眼只途窮也庶幾桃花源作避秦人桃源在澧朗間想舅氏問老翁者正欲誅茅於彼傳語桃源中人今人出處與避秦人相似我栖遲巫峽亦豈得已也○按九歌六章末有山鬼篇屈原不以比君比已其篇中云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狻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鬼閉門中知其所託矣

君不見簡蘇溪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坎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四句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

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
溪山窮谷不可處
霹靂颺颺兼狂

風五句

池有蛟龍廢棄池不可問矣
桐可為琴摧折桐不足取
矣乃殊不然君見廢棄池
摧折桐否摧折之桐或百年
矣知音者得之以為琴瑟材
廢棄之水只一斛耳有識
者過焉知為蛟龍窟然則丈
夫生前萬事未定一息尚
存未之或知況君未老暫處
山中雖曰窮谷安見
霹靂雷颺颺鬼狂暴之風非
歷試子使子有為哉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嘗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
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
四句

欲往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
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荊州四句送李功曹之荊州

荊州有宋玉宅我嘗思卜居其處者以夔州地瘠俗薄
生涯有限荊州水鄉澤國老人所宜此秋水連天遙望
曹此去充幕有光但湛湛江水上有青楓恐功曹到彼
亦遠自生愁也益
添我之遙悲矣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湜
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淡難固辭如何久磨礪
但取不磷淄四句

赴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二句赴
幕之專荆州遇薛孟為報欲

論詩二句因
寄薛孟

妄動非志士乃士為知已用知淡則亦難於固辭若使
妄動磨礪之謂何若使固辭不磷淄之謂何論爾平日
如何久磨礪者願爾此行但取不磷淄而已今日藩府
無主爾乃心王室夙夜之間常矢憂主之言使諸藩效
順我側耳聽之從此飛騰急出濟時酬知己者在是矣
此行必過荊州寄語薛孟我論詩之興實勃勃云○當
時藩鎮節度驕蹇不恭氣節之士不屑就幕崔赴幕職
是亦妄動日知淡者為崔解嘲耳特幕僚之職佐節鎮

謀畫有轉逆為順之機權故送元二適江左日取次莫
論兵送蘇四赴湖南幕日數論封內事今送崔湜日夙
夜聽
憂主

贈蘇四溪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四句一篇

之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栖栖將老委所窮為

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以上自言轉蓬在行李中子何面黧黑焉得豁

心胷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

斯人脫身來豈知吾道東以上蘇子轉蓬在行李中乾坤雖寬大所適

囊橐空肉食晒菜色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傑場人馬皆英雄一

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送意

憶遊異縣彼此漂流一別五年轉蓬如故我轉蓬尚在

行李中何也據今時勢戎馬息乘輿安似可起而有為

乃栖栖尚無適從者年老安貧委之於命臺郎不賤疾

病交侵也子轉蓬尚在行李中何也見子面目知子心

胷想由巴蜀土風習於剽劫崔肝叛亂未克蕩平因而

脫身來夔吾道已東也自歎天地雖寬到處皆困而况

肉食者鄙寒士無顏少壯何知老成受侮不獨此耳即

主客間亦不相容其為偏側所從來者子挂帆東下荆

揚二州從來豪窟人馬雄壯亮不至嗟囊空患偏側但

志士守節哲人斂才我所期者一願子為不可衣食人

一願子為不露鋒穎士庶不為
肉食者晒少壯者侮子勉矣

別蘇溪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傷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

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媿老夫八句憐其屈豈

知臺閣舊洗拂鳳皇。雛得食翻蒼竹，栖枝把翠梧。北辰當
宇宙，南岳據江湖。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

揮發府中趨贈爾，繞朝策莫鞭。轅下駒以上送蘇赴幕

爾父少監是我故人，故人子亦流落天隅，故似爾才命誰不哀憐，似爾壯圖如何久屈，塌翼不飛者，倏忽十年矣。驚呼不禁者，其才絕倒也。我為故人，理應垂援，自傷疾病不克，提攜抱疾於處，多矣。幸逢臺閣舊識，復洗鳳皇新雛，今日重有湖南幕府之招，此行勉哉。天子當陽，雄藩分鎮，當念烟塵未靖，豹畧宜抒，莫避嫌疑。細論時事，我於爾別無他贈，贈爾繞朝策耳。贈策之意，亦不過曰莫鞭，轅下駒，庶幾扶弱以鋤強云爾。轅下駒，俛首轅下，隨母而已。故曰莫鞭，此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周紆不問賣菜備是也。

壯遊

住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公自注崔鄭州以尚魏豫州啓心

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

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以上少遊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劔池

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闔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秦

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

道哂嬰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

能忘。以上敘吳越壯遊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劇屈賈壘，目

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

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崗。

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鵝鵠。蘇侯據鞍喜。公自注監門忽如

攜葛疆。以上敘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

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

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

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炊生怵。朱

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芻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

煩費。引古惜興亡。以上敘長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

京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

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

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衮。憂憤

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

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哭

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以上扈從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

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損微芳。之

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我觀鴟

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以上從客夔

照不在壯遊內

我今已老。猶憶童年。早廁文場。此時主持斯文者。崔魏兩公。卽以班揚許我。蓋我於斯文。當七齡。詠詩便見鳳皇。而作賦九齡。書字已共所賦。而成囊也。唯是有嗜酒豪性。疾惡剛腸。雖在少遊。恥逐兒輩。嗜酒故飲酣。直視入極皆空。疾惡故眼底蒼茫。無非俗物。往者小時出遊。然猶未壯。壯遊自吳越始。開元中。扁舟東下。先抵姑蘇。

浮海興豪會。有他阻。而東吳勝事已一一親歷矣。王謝風流無復。烏衣之跡。闔廬墳墓空傳。石虎之名。然而劔池寒流。石壁尚在。長洲舊苑。菱荷猶香。嗟峨閭門之北路。水號回塘。式瞻太伯之清風。人趨古廟。吳亡足涕。越伯堪思。既已遊吳。因而下越。枕戈雪恥。憶越王反國之年。刻石銘功。想祖龍渡浙之歲。鱗諸行刺。闔廬之霸。堪唾。買臣步歸。守邸之驚。可哂。天下稱白。越女無雙。五月猶涼。鑑湖一曲。剡溪之水。真秀。天姥之峰。更奇。欲罷不能。壯哉遊也。往者吳越。壯遊有如此。由越而歸。已是一歲。再赴貢舉。觀國之光。所向無堅。欲降屈賈之壘。雄視一世。何有曹劉之牆。在我似不媿班揚。乃考功不盡如崔魏。忤時下第。遂辭京兆之堂。壯志未衰。更有齊趙之役。從茲放蕩。頗覺清狂。遊趙則春歌。趙武之叢臺。遊齊則冬獵。青丘之古道。呼鷹則風生耳後。逐獸則雪沒馬蹄。射飛則落雲裏之鵝。鶻縱鞍則共蘇侯之鞭。纒蓋蘇侯。本是山簡。而待我亦如葛疆。此遊快意。殆八九年於外。而西歸咸陽也。往者齊趙。壯遊有如此。天寶五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莠者。即詣闕下。我之西歸。職是之故。此時長安道上。其許我者。必謂伯如往年。崔魏之徒。同賞遊者。亦賢王如汝陽郡王之輩。我也。曳裾非慕。勢利彼也。也。置醴實為嘉賓。時玄宗方有朝享大典。我小臣遂獻大禮三賦。感動天子。召試文章。待詔集賢。參列選序。乃我年已過強。仕矣。河西之尉。不拜。故山之興。悠然自信。生涯無過。痛飲脫身。歸里。敝憐季子之黑貂。介壽稱觴。兀笑安仁之斑鬢。杜曲之交遊。老矣。故鄉之丘隴。愈多者。舊晚。卽我之坐次。亦日高。白楊多。是彼之歎。生真接踵。當年權貴滿朝。傾危迭見。秦虢驕縱。銜銛橫行。林甫剖棺。王鉞籍第。朱門赤族。概可見矣。而玄宗太平日久。侈心漸恣。就舞馬一端。日飼豆粟。鬪雞一事。爭輸稻粱。凡此奢侈。不能枚舉。興亡難於顯示。引古聊寓諷詞。而國家禍亂。遂生矣。往者壯遊。長安時有如此。未幾。祿山犯闕。潼關旋破。上皇行宮。劍外。太子駐蹕朔方。殺氣黑崆峒。之巔。旌旗黃少海之色。俄而肅宗冊立。遂享鈞臺。天子臨戎。躬親涿鹿。移軍鳳翔。四海之援兵。皆赴分命。螭虎豺狼之立。離何難。乃先是房瑄陳濤斜之敗。爪牙之士。一不中矣。因之胡羯益肆。跳梁至清渠之役。賊以偽退。而誘我師。七日相持。我以無援。而至敗績。大軍草草。一而不再。於時府庫空虛。民生凋瘵。我麻鞋見主。涕淚受官。上痛木主。灰飛下憫黔黎。塗炭伏青蒲。而奏事守御牀。而不離。正主憂臣辱之秋。為亡身殉國之日。偶

因疏救夫房瑄遂致聖怒之不測幸而天威頓霽得免
推問聖度之優容如此寓內之小康庶幾我往者由鳳
翔而扈從還京壯遊從此止而我年亦將老矣自出華
州司功以來往日青蒲小臣之議論永絕殘年異地孤
踪之流落堪傷羽翮摧頽豈有飛揚之日蘭芳凋損空
悲哀壑之秋綿山自焚之推雖不言祿江潭長往漁父
何忍獨清自念欲建勛業必在榮華之歲已經遲暮難
免嚴霜之摧彼鴟夷子非我比也才格出羣不宜投老
衡岳况羣克未定猶望翔步天衢他日功成身退尚未
晚也回首壯遊能禁衰老之歎哉○公進鵬賦表云臣
自七歲所綴詩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七齡四句非
漫下舉隅見煩費即公杜氏墓誌中舉茲一隅昭彼百
行之意爪牙二句舊指房瑄陳濤斜之敗似也若大軍
載草草必清渠之役先曰一不中又曰載草草分明兩
事清渠之潰在至德二載五月時公奔赴鳳翔日擊其
敗故連及之遂接疏救房瑄一事鴟夷子公借范蠡比
李泌泌歸衡山代宗時事有非李
泌不能匡救者公望朝廷速徵之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

木蒼藤日月昏以上白帝城雨景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四句感時

白帝雲生則雲滿城中若從城門出矣因是雨從城注
有翻盆之勢焉江為峽東波鬪雷霆不但雨翻盆耳水
與藤合陰霾日月不但雲出門耳夫雷霆到秋而還鬪
日月當晝而竟昏陰陽乖錯晦明失候即時事可知自
乾坤多故人厭甲兵馬思休息歎彼戎馬何如歸馬叛
亂未夷不知何日得逸也自征夫調遣父南子北人去
室存昔日千家僅有百家戰伐未息只恐百家亦難保
也夫此百家所存者豈有丁男誅求之餘但存寡婦而
今亦將盡秋原慟哭
此時尚有何處村哉

萬木雲深處連山雨未開二句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

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四句雨意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二句自寫

雲淡使萬木為隱因而雨勢連山并峰巒亦不辨焉雨來風至風扉本以當風今掩不定雨甚水漲水鳥喜於泛水今過仍迴此時惟水居鮫人杼聲與雨聲相應乃山中樵子斧聲因雨聲亦停惟有秋炎得此少破登陽臺龔快風衰意或少抒云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二句題面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六句

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六句

當雨勢連山山如改矣至雨晴依然是此山也豈惟不改晴罷而看山色若因洗而更新當此雨晴長安天路亮亦可到如何看天路於殊俗巫峽秋江亦自可泛無奈對秋江而徒想止有腸斷之猿聽堪揮淚曾無到家之大悲以寄書遙想故國只在愁眉外耳長歌當哭能不損神哉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二句總起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

二句承垂白馮唐老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

哀詩四句承清秋宋玉悲

昔馮唐老於郎署我亦馮唐昔宋玉當秋而悲我猶宋玉老人與靜為緣江喧睡常不穩老人登高而愁樓迴立獨移時馮唐之老若是堪憐也世猶多難一身無補於時我已無家常病又奚足惜計惟千日醉耳安能更翻七哀重增宋玉悲哉

洞房

洞房一章另起以下六章皆追歎開寶年間始末明皇致亂之由隱然殷鑒提封一章責成代宗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四句 洞房

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四句 感懷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六句 敘遊 幸之事 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

今月洞房寂寞矣。宿昔何如。宿昔行樂多端。請先言移仗遊幸之事。當年蓬萊移仗。由青門而出。往來華清諸宮。每一移仗。凡雜樹之花皆驕而若逐。平池之龍亦喜而繾綣。爭倚少兒而不歸。此時宮中行樂。天下之人莫不心非齒冷。而猶曰祕也。外人少知也。○花曰驕。迎寫出怙恩恃寵。龍曰喜。出龍不空出。出而且喜。此日之喜。他日之悲。天寶中興慶池小龍。一夕望西南去。夫龍為明皇發祥之兆。一夕飛去。奔蜀之禍。已見。漢武於王母臨去。下席請留。公以王母比貴妃。貴妃曾度為女道士也。少兒漢衛媼女。通於霍仲孺。公以比秦虢諸姨。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四句 宿昔

諷事之

宿昔之事。又見優賤承恩矣。漢時杜陵畫工有毛延壽。此日畫鷹畫馬如馮紹。正韓幹。是即毛延壽。漢武投壺為樂。有侏儒郭舍人。此日如侏儒黃鵠。明皇呼為肉几。是郭舍人之流。舍人一投壺。天顏為喜。畫工一落筆。萬物生春。夫天顏有喜。近臣知之。如何舍人。每蒙天笑。聖人御世。民登春臺。如何物皆春。出自畫工。夫嘖笑不輕。皇恩之斷也。與世偕春。政化之平也。假令當日政化不偏。其平如水。皇恩不測。其斷若神。豈特能畫投壺。無傷國治。即使戲及角觥。何至邊境風塵。無如當時不然也。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四句宿昔

仙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四句宿昔

今日之感

宿昔之事。又見鬪雞舞馬矣。當年移仗華清宮。嘗有鬪雞之戲。以賈昌為五百小兒。長金玉錦繡。日至其家。是錦繡至天寶間。鬪雞者亦賜錦。鬪雞賜錦。是此日始。嘗有舞馬之戲。明皇教舞馬四百蹄。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忤轉如飛。夫馬畜之賤者。既已登牀。凡屬佞倖。何不可。厠御榻。當鬪雞舞馬時。宮人出簾下窺者。不知其數也。當宮人出簾下時。樓前御柳。從風拂者。不知幾許。長也。相傳鬪雞舞馬。明皇教宮人數百。皆擊雷鼓。為破陣樂。與傾杯曲。則簾下宮人。應有女樂之奏。自明皇上。仙女樂絕響。當年遊幸華清時。驪山道上。翠華拂天。草木亦為生色。今龍輦不來。驪山寂寞。清秋蕭瑟。惟有草黃木落。是可傷也。○按白樂天勤政樓前老柳詩。中有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句。樓前御柳長。語非漫下。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四句追感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四句自歎

宿昔天寶間事如此。若開元政事何如。開元時君相。精圖治。政事脩舉。歷歷在眼。不意天寶末年。盜賊忽起。

追維其故誰階之厲自河朔畔亂世歷三朝歲時之遷
不覺轉瞬我羈栖巫峽寂寞西江遙望秦城依稀北斗
今日雖身為郎官數秋以來侵尋老病歎功名之頽落
慨日月之逾邁殆與盜賊相終始而歷歷開元事徒付
西江流水北斗迢遙而已○宿昔三章便是
致亂之由却曰無端盜賊起諱之正痛之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四句

幸蜀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爭流涕龍顏幸再攀四句

追敘還京

猶憶祿山初畔潼關未潰先陷洛陽洛陽既潰隨破潼
關潼關未破時封常清上表而上不見哥舒翰告急而
上不聞潼關破平安火不至上始懼何天子愁思此日
初急也於時禦寇無策倉皇幸蜀出延秋門過便橋至
咸陽望賢宮都人爭擁馬前愁慘如此猶幸天祚有唐
兩京即復賊騎清笳去宮闕而遠遁上皇翠蓋出關山
而遂回我時不為故老且喜且悲攀輒流涕即都人別
顏亦於此大慰哉○故老不作自己恐與都人句無別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下四句分

應鼎湖龍去遠承絕望銀海雁飛淡承罷登萬歲蓬萊日句分

長懸舊羽林應地下人

龍顏幸攀安得長在猶憶上皇望幸每歲十月必至驪
山華清宮賓天以來望幸已絕至所造花萼樓生時與
諸王兄弟宴集其上賓天以來登臨亦罷絕望幸罷登
臨地下不可問矣天寶故事凡早朝必秉燭會羣臣地
下安得有此上皇在日多賜近臣金如金錢詔會之類
當時百官強半上皇舊臣賜金之惠亦曾叨竊地下無
朝燭吁嗟已矣人間有賜金遂忘之耶望幸絕則龍去
鼎湖攀髯永訣登臨罷則雁飛銀海同氣終分惟有蓬
萊舊日還懸陵寢羽林耳
安見地下遂異人間哉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承提封句何如儉德臨

承同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四句申足上意

往事已矣今日何如顧此提封雖經喪亂猶然全盛版圖也即此萬國雖遭寇盜依然一統人心也但似此提封守之者不在險在德懸車而守有何益哉似此人心臨之者不在威在儉儉德臨之庶不失耳彼長國家者莫不喜安惡危導之奢而不崇儉德者皆由於小人小人用則外夷輕賢人相則敵國懼其要在於徵俊乂至兵猶火也不戢自焚人君尤當痛戒者用賢人崇儉德以加恩四海則萬國人心永戴有唐一統提封長為漢有懸車而守誠不必也○明皇致亂起於侈心揭出儉德保邦致治中興之本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

嗟不見漢道盛于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

例歷代守清規以上泛論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

逸多病鄴中奇駉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斷堂

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病屢

遷移自起至此皆發明文章千古事一句經濟慙長策飛栖假一枝塵沙傍

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

異俗更喧甲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

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

羆以上十六句皆洗發經濟慙長策一句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宐故山迷

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六句挽文章

此詩大指自言少習文章壯無經濟文章豈一日事司馬遷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千古事也其中得失他人難喻曹植曰文之佳惡我自知之亦問諸寸心而已凡稱作者言人人殊苟有聲名必非漫然顧荒遠以前不可稽矣稽古作者必自姬漢始騷人如屈宋望古而遙漢代如馬班比今為盛凡為前輩皆能飛騰而入此道所以餘技尚有綺麗以潤後人於是後賢謀篇不出前人舊例歷代好尚各有一定清規若我本儒家自有儒家之法而我於家法已疲弱歲之心惟是永懷不置者江左之彥其氣頗逸猶病未能者鄴中之俊其氣頗奇也自嘆驥子麟兒原自不乏乃斷輪之巧父子不傳作室之法堂構難肯是以隱居有論漫擬潛夫絕妙好辭虛稱作者不過緣情偶製以慰羈懷無奈抱病難工更多轉徙文章優而經濟拙已足媿矣文章拙而經濟迂尤足羞也不獨謀國無策直至謀身無具飛栖不定聊假一枝傍蜂蠆而為鄰繞蛟螭而作伴况立蕭授受唐虞之世代已遙夔蜀亂離楚漢之烽煙未息唐虞遠而盜賊多於聖朝楚漢危而喧卑甚於殊俗庶幾仗埋池中久處望之當事而荆州夔府幕府胥開南北東西軍麾盡插如何茫茫南海銅柱空殘渺渺東風月支未斬是蜀亂正紛吐蕃又寇也捷書渺矣烏鵲之信空傳軍士喧然熊羆之號已甚亦由經濟無長策以至此既不能出而有為亦止有退而守拙所謂文章不過詩興所謂經濟不過土宜而况故山白閣望眼空迷秋水皇陂神遊何處身羈巫峽渺不可追經濟已矣愁來作賦佳句徒然即文章亦何足千古哉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

郡王衛公墓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

送別

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

將命

起燕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

由夔之江陵

空醉山翁酒遙憐是

葛疆

謂白

將軍使命在身。祖道之酒。雖多亦罷。其起發之地。即在夔峽之寒塘。於時臨行。而回首中丞志別也。起居而踐節度。非無故也。將軍別中丞去。夔峽為燕辭楓樹日。將軍至江陵。謁郡王。已雁度。麥城霜。將軍此筵。山翁之酒。不為空醉。我無使命。與此祖餞。豈不虛叨。中丞為山翁將軍。是葛疆。我遙望江陵。憐汝不置耳。

吾宗公自注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以下全寫此二句耕鑿安時論。衣冠與

世同。持身質樸在家常起早。憂國願年豐。處家國質樸語及君臣際。

詩書滿腹中。學問質樸

惟古人質樸。吾宗孫子。有其風焉。持身處世。以至學問。無不見其質樸者。耕食鑿飲。無異議以違時。布衣帛冠。無崎趨以招咎。為我一家。故知其家常早起。職司倉曹。故知其願在年豐。或者以見聞寡陋疑之。乃語及君臣。於古人經書。不翅滿腹。不但如他。人經書滿口耳。質樸古人風如此。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一

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二句領至末草黃騏驎病。沙晚脊令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點獨在江左十年朝夕淚。衣袖不

曾乾。

亂後我在。亦云幸矣。無奈羈栖異地。不能見汝。何況旅食為艱。人如病驢。年華侵老。空憶在原。我雖在也。亦暫時耳。所以見汝難者。我於此處。關塞極天。欲下不得。下汝於彼處。江湖滿地。欲上不得。上計亂後。到今十年。於茲。衣袖之淚。朝夕不置。汝奈何。久稽江左。使我見汝之難至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四句無久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四句無

見使寄
詩意

汝三四載無消息矣近聞僑居山寺但不知杭州定越
州乎似此風塵久客徒淹別日而況江漢空流并失清
秋恐消息從此竟絕也此時我影雖羈猿樹此時我魂
已飄屋樓少待明年春水泛溢我扁舟出峽東盡白雲
之鄉而求汝此時杭州越州有定所矣今姑覓使寄詩
耳○杭越近海海中蜃氣結為樓臺故曰結蜃樓求即
小雅兄弟
求矣之求

杜詩闡卷二十三終

杜詩闡卷二十四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初飛山禽引子哺紅果承

閣句 溪女得錢留白魚承浪

即景解悶 巫峽間人星散而處其下浪翻江黑又是
峽雨初飛之候爰有山禽引雛哺果隨有溪女得魚換
錢對斯景也我悶釋矣○遊何將軍山林曰河
魚不取錢此曰溪女得錢留白魚各自有致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東米貴賤承商

胡老夫乘興欲東遊承憶上句

思遊吳以解悶。揚州我舊遊處。西陵風景極。極不忘之。故忽見商胡將下揚州。因憶西陵驛樓。往年曾登臨其上。爾商胡此去。淮東米價貴賤。好為老夫一問。蓋老夫作客。在日糴之數。扁舟久泊。旦晚東遊也。○問字。暗用王導問王述。江東米價事。

一辭故國十年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二句憶故丘。今日南

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祕監審。○二句覓鄭瓜州正憶故丘。

思遊江陵以解悶。我本長安人。長安東門為邵平種瓜處。一辭故國。早是十年秋矣。每見秋瓜。便憶故丘。彼鄭監亦我故鄉人。其莊近長安瓜州村。今日謫居江陵。徒采南湖薇蕨耳。何人為我覓取鄭瓜州。一訪故國十年秋。是不得歸故國。見故國人如歸故國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二句謂薛不遇知已。獨當省署

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二句即用薛詩以美薛

以下五章述詩解悶。今日薛郎中。曠即昔年何水部。遜也。乃沈約范雲。早知水部而曹植劉楨。不遇郎中。誰為郎中。知已者。昔在省部。獨開文苑。今在荆州。兼學釣翁。我猶及讀其詩。想其人耳。○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即薛詩曰。獨當言其無敵。曰兼泛。惜其閒散。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注校書一飯未

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二句正

古詩傳者。我師蘇李。孟校書。真同調哉。我平生一飯之。頃厭留俗客。獨於校書。最為傾倒。諷其數篇。彷彿古人。悶斯釋矣。○此與上章。即公別崔興。因寄薛孟。荆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意。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二句憶 即今耆舊無

新語漫鈞槎頭縮項編結句即物以思其詩

襄陽雖往其詩清新猶昨日也今日豈無者舊人則舊也詩則欠新彼槎頭縮項編襄陽之魚魚藏縮項編襄陽之句今人襄陽之句久矣絕響但能釣得槎頭縮項編耳是足解頤也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此句正熟知二謝將

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二句改罷長吟之故

詩本性靈性靈不容一物功須陶冶渣滓去清虛來此中所有者更有何物惟改罷自長吟而已誰知我者古有二謝陰何耳我於二謝熟知其得力於性靈於陰何頗學其苦志於陶冶所由今日新詩長吟自得亦默與二謝陰何結契千古而已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盡寒藤二句最傳秀句寰區

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縉○二句解悶

高人有丞今不見矣藍田別業徒見寒藤千尺耳其詩則秀絕人區誰繼之者難弟相國縉今能之否庶幾右丞風流絕而未絕乎○當時縉附元載本無足取特右丞詩集代宗嘗求縉上之故有末句能字虛押擬議之辭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支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

以下四章賦荔支以解悶猶憶先帝在日貴妃嗜生荔支置驛傳送今先帝貴妃俱已寂寞荔支之獻還入長安仙遊久闕時薦不改也蜀為炎方荔支之獻必繼朱櫻居玉座者回想先帝當此秋薦能不悲白露團團耶

憶過瀘戎摘荔支青楓隱映石逶迤二句在京華應見無

顏色紅顙酸甜只自知二句貢京華時

荔支生於瀘戎者為佳猶憶客秋過瀘戎兩州曾摘荔支於青楓白石間此時初離樹頭色味交美一貢京華迢遞關山顏色已變紅顙之內其為酸甜誰復憐取只知耳此先帝必欲生致之哉○公去秋宴戎州楊使

君樓有輕紅劈荔
支句憶過句指此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二句見諸果不入貢可憐先不

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二句傷荔支偏入貢

同荔支薦者有翠瓜有碧李沉於玉甃者在在是也有赤梨有葡萄成於寒露者處處然也數種初生同枝共蔓荔支何為娟娟獨秀偏生遠方既生遠方安免於驛騎傳送矣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二句言入貢雲壑布衣船

背灰勞生重馬翠眉須二句傷重色輕賢○重馬出前漢書劉屈氂傳師古注重謂懷孕者

荔支名為側生作酸南裔不過在江蒲野岸間非熟於丹宮禁苑乃至尊玉壺內常見其滿豈其自致亦殊勞人馬之力矣彼雲壑布衣船背老灰不能博君王色笑者何限荔支一物耳先帝以貴妃所嗜當年奔騰驛使至懷孕重馬為之傷耗究其故不過為翠眉所須亦可歎也

哭王彭州掄

執爻驚淪沒斯人已寂寥二句先提挽哭意新文先沈謝異骨降

松喬二句初生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

吹簫四句婚宦歷職漢廷久中年胡馬騎兵戈聞兩觀寵辱事

三朝四句內任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

雲霄四句出守頃得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戰士塞

風廳井渫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

八句佐幕以上敘其生時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

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

漂八句其歎曠望渥洼道應蛟龍句霏微河漢橋應鸞鳳句夫人先卽

世承河漢句 令子各清標承渥注句 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

毛髮白歸興日蕭蕭四句自傷

執爰王郎忽驚淪沒我輩長寂寂矣請遡其幼時文彩出新不啻沈謝骨表殊眾彷彿松喬請遡其婚宦其起家始於北部高選其締姻乃係東堂見招北部選則匣裏蛟龍聳身倚劍東堂招則臺邊鸞鳳比翼吹簫請遡其喪亂時當歷職漢廷方期寵任奈中年賦騎忽爾縱橫在朝廷不能久留矣請遡其出守與佐幕時其出守在蜀路彭門當任滿而遂解龜地留碧草已辭闕而思諫獵勢阻雲霄雖身遠闕廷心存君父也其佐幕在戎麾軍府上使將軍不昧氣候下令壯士克靖風塵資渴無煩汲井泉嚴警不必舉烽火故前籌日暇隱几時多也今安在耶沈謝之新文猶昨翠石森森忽焉雙舉松喬之異骨猶是寒枝蕭蕭竟已後凋平生贈我之詩焉敢失墜今日哭爾之作但覺無聊經過之地從此罷矣能無再哭去住之人總無憑也未免消魂痛爾之官未久王折忽然傷哉旅葬他方萍飄與共蛟龍劍竟何去也

亦空望河漢夫人已先卽世撫渥注今子喜有清標我身身羈巫峽終遠秦城白首馮唐歸興蕭颯斯人寂寥真寂寥哉東堂向向指郗詵事愚意下有鸞鳳等句後有河漢橋等句斷是招婿之招王必締姻宗室也蜀路彭門正指携酒草堂時時高適代為彭州刺史正王解任

覆舟二首

舊註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使者沉舟於此公作覆舟二首追諷之

巫峽盤渦小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其沉舟四句覆舟

羈使空斜影龍宮闕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四句諷辭

猶記某年某月此巫峽盤渦處當貢物使者從黔陽而來之秋舟竟覆矣丹砂之重者誠如石而隕水翠羽之輕者亦積厚而沉舟遙想押貢使者與物俱流斜影亦空於水際而與舟俱沒至於水底龍所居者流水為覆

空所壓亦闕而不能出羈使之斜影已空羈使溺矣龍
唐之積流亦闕物與舟無不溺所不溺者篙工耳俄頃
之際逐鷗泛泛回首人
也物也舟也竟安在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四句
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四句

寫覆舟
諷使者

彼時君王未知舟覆方於竹宮望拜桂館求仙求仙必
來姹女夫姹女能凌波者望拜必有神光夫神光能照
夜者遙想姹女凌波雖有盤渦何足為險且當神光照
夜倘遇覆舟何難呵護竟何如哉乃或者有荆人斬蛟
劍得以斬蛟而免於覆乃徒聞其有斬蛟劍耳何救於
覆也抑是温嶠爨犀船可以燭水怪而免於覆奈早已
溺夫爨犀船何犀不足恃矣此時使者斜影既空獨隨
秋色是君王求仙尚屬子虛使者上天真成捷徑哉○
上天若作回朝見君解似誤前章曰篙工幸不溺明言
使者亦溺隨秋色獨上天暗用乘槎斗牛事真解頤句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二句城欲連粉堞岸斷更青山二句

峽口開關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二句控百蠻二句亂離聞鼓角秋氣

動衰顏二句起下章

瞿唐峽口兩崖對峙其西南一帶直控百蠻而城連粉
堞岸繞青山也自開關以來天設其險而瞿唐水關人
之防隅者只此一路故地險守亦易耳此時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承時荒哉割據心清句

承世亂句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溪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
分月俸○四句自歎

險則險矣但時清則盜賊衰息雖有天險安所用之
亂則寇盜縱橫雖有天險亦不足恃當年劉先主誠

雄其德撫有全蜀惜乎其去彼公孫述何人亦曾
躍馬稱帝割據一方其心亦祇自荒耳今日江上蘆花
留客已晚峽間楓葉坐猿偏淡我老病之人疲茶已既
敢煩親故損惠相將乃頻頻賜金出自諸侯高諡何德
以堪之哉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半脩水關二句防秋吳檣楚柁牽百

丈暖向神都寒未還二句民困於役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

連百蠻中巴不得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四句發明前截

首傷盜賊未息巫山巫峽秋氣蕭森矣月令涼風至
完隄防況此上牢下牢為峽內地水關之脩葺尤急也
時往來水關外者或吳檣或楚柁無非輸運以入京都
暖時向神都而淡秋猶未還民力艱哉所以然者必安
路梗塞也要路梗塞者必盜賊多干戈未休也而況青
羌白蠻兵連禍結遂使中巴之消息斷雲間之戍鼓為

水關之脩亦為此耳

秋風淅淅吹在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搗練急石

古細路行人稀四句泛寫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

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樓臺今是非四句自寫

次傷故園不得歸吹巫山秋風淅淅寒初近也吹在
衣秋風淅淅寒漸進矣況大江東流東流之外西日亦
微秋風淅淅吹在衣則刀尺欲動搗練所以急耳東流
之外西日微則馬首誰託行人所以稀耳日沉月生嗟
此明月不知為誰好也月出孤帆可行計此孤帆亦早
晚將夜歸也誠得夜歸掌庭樹不已身在故園樓臺
明月中哉但不知早晚孤帆果得夜歸與否徒令人懷
故園樓臺今日是非何若耳○巴船夜行故日夜歸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層軒

俯江壁要路亦高淡六句西閣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

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六句西閣感懷

閣傍巫山秋色搖落特較他方為小搖落所以松林一帶尚餘碧色耳於時百鳥飛栖者各相引類孤雲往來者自為卷舒百鳥不能為孤雲之無心孤雲不欲為百鳥之相命我其孤雲哉顧此西閣上有層軒既俯江亦俯壁下為要路江既深壁復高我今居此自念為郎曾佩朱紱朱紱猶然紗帽吏耶隱耶兩無取矣自喜觸境頻有新詩新詩得近玉琴高山流水庶幾似之佩朱紱期早有建立耳功名不早立朱紱徒然也賦新詩將邂逅知音耳衰疾謝知音新詩何用也惟是哀世不同王粲鄉思猶之莊舄世雖無知音者安能禁我終學越吟耶○朱紱為仕者服紗帽為隱者中朱紱猶紗帽謂雖仕猶隱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與結句相應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

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

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十二句都承上章後半截意

此悠悠江水長向滄洲去者我之懶心誠然似之所以含香之職原不為賤鑷白之年且復歸休而況身所經過動凋碧柳心無栖薄時倚朱樓尚平之累未完茂陵之病常作乎彼豪華之境往古誰存服食之餘冥搜寄興我意常在求仙耳所以詩雖深造不過人間庶幾入海島訪蓬萊以畢我餘生而已矣○滄洲如海外三山結句入海求正次句日夜向滄洲也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四句社日

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四句社日

之感

此因秋社傷久客。昔少皞以九扈為農正，使各隨土宜以教民，其成物溥，其利民大，故光輝之發，百祀如一。日耳奉黍，盛以報效之。九農之神如在也。卽明德以薦馨香，百祀之舊典不違也。唯是我非南人，居南則亦南翁。旣醉聽巴渝之曲，我其竟老於南，與我本北人，居南喜聞北雁，側耳覺塞聲之微，我終不得歸北，與猶憶當年，在朝每逢祠社，詔賜從官，曾叨分肉，今南翁曲醉，北雁聲微，想方朔之詼諧，割肉歸遺，細君祇有神往而已。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四句
衰老

之嘆

承上章。獨東方朔哉。陳平於里社日亦曾為宰分肉。分肉細事耳。乃平自言。宰天下如是肉。太史竟以陳平之志見於社下。論其佐漢之功。當陳平分肉。猶少年也。人見我今日為江南老。不知往年生長長安。為渭北兒童。亦如陳平分肉時乎。奈何歡娛之舉。徒看絕壁。涕淚之落。止向秋風。計此時在朝臣子。賜肉歸者。從鷺鷥。

回金闕亦誰憐渭北故人老病江南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

團清影銀河沒半輪二句承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二句

應思殺人

我見江月直光於水。但見月不見水。此時月在江上。樓在月中。人在樓裏。何以遣此。蓋由作客天邊。長無歸日。又經老去。輒一霑巾也。月之映水者。彷彿玉露團影。水之映月者。不啻銀河沒輪。不誠江月光於水哉。計此時對月者。不獨高樓旅客。明月關山之際。長征之客。未還其家人。豈無挑錦思遺者。挑罷燭滅。滅見月。翠蛾之顰。其情與高樓之客無異。但不知是誰家婦耳。此霑巾。彼顰眉。同是高樓思殺人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二句正見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二句正見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

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四句發明

山為秋山吹笛於此風月倍清夫巫峽猿啼其聲斷腸今吹笛之聲亦能巧作不知誰家有此傷心調耶風月清何如笛中律呂風飄如和風清無非笛清也曲裏關山月傍偏明笛清能使月清也斷腸何如昔者陳朝周弘讓賦長笛吐清氣有胡騎北歸之句今日吐蕃党項聽此亦堪北走馬援南征武陵袁生吹笛作歌和之有滔滔武溪之句今日軍麾幕府聽此應想南征且笛中有折柳一曲因想故園楊柳當此清秋搖落應盡不意笛中吹出乃是楊柳之調得毋搖落者忽生信哉乃作斷腸聲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

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六句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二句

雁為孤雁飲啄何心聽其飛而鳴之聲安於孤又若自傷其孤遠於羣又若不忍離夫羣其聲切切蓋念羣也雁惟孤但有一片影羣何在前有萬重雲誰憐其與羣相失竟一片之孤萬重之遠不復能相及哉望盡矣其影有無似猶見焉哀多矣其聲斷續如更聞焉孤雁有意緒如此若野鴉鳴噪紛紛耳紛紛則不孤矣○此詩似傷諸弟分散隻處夔峽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二句領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

臺。漸惜容顏老。何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拙本我素亦賴能養既養拙不妨蓬為戶但我本東西南北人豈甘杜門寂守者今竟一望茫茫何所開也彼蓬戶外近有神女館江自通耳我不能即圖出峽也遠有望鄉臺地終隔矣我何由再赴成都也而況容顏老

日當賞
詩孤字
理

矣豈能再少弟妹分矣欲見無由夫江雖通而地自隔
兵戈已梗塞容顏老而弟妹疎人事又蹉跎回首茫茫
終何所
開耶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
崆峒日端居灑灑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
仗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十二句拙被林
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淄病隔君臣議
慙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劔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
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
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岬先帝嚴陵寢宗臣切受遺恆

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

大體降將節卑辭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

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暗寓幸凶兵鑄農

器講殿闢書帷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蒼

效莫支持以上申明昔得扈聖崆峒今不得叨陪玄圃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

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

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卽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堂猶

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

蜀使下何之數句客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碁地蒸餘破

扇冬暖更纖絺豺遘哀登粲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楚藻

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
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勛業凡百慎交綏

以上申明端
居艷頽意

猶憶天寶十四載我河西罷尉改授兵曹庶幾致身之
秋乃祿山稱叛前北兵與任宦又蹉跎矣自分不才前
此各位不嫌其晚後此省郎豈恨其遲惟是扈聖崆峒
以至端居艷頽一生踪跡何其萍流樗散耶豈無汲引
往沐恩慈遂阻雲臺空懷湛露耳況侍從久違翠華終
遠孤臣作客皓首悻其已矣終無望矣自歎青雲薄命
酒肆藏身往年非忤下考功即應詔退下雖集賢召試
文園之分終慳幸天祿校書漢閣之投不與惟時祿山
犯闕朝議紛然自病下寮一籌莫佐空慙皇眷三賦受
知幾度揚鑿羸服奔闕而急主辱幾回拔劍扈從還京
而撥年衰國運中興正社稷經綸之地拾遺初授為風
雲際會之期血流在眼淚落交頤四瀆樓船一朝盡下
中原鼓角到處堪悲賊壕互白翟之墟戰瓦落丹墀之
上乃收京而後先帝遂有寢廟之脩彌留未幾子儀親

受河東之命此時慶緒之餘孽雖平朝義之流氛未靖
國家誅求細及為弓之膠漆道途裏足爭避禦馬之疾
藜今上乃敕雍王為總戎而漁陽之孽遂翦降將羣節
卑辭以納款而河北之鎮誤留犬體徒然負固自若於
是楚貢未入滄海堯封終外薊門方向北寇而長吁又
見西夷之席卷致今上遂有具茨之幸我曾扈聖崆峒
雅欲叨陪玄圃嘆非襄城之七聖不得追隨獨訪大隗
於具茨能無迷野幸而車駕遄返尚非歸馬之時黃屋
雖開未是談經之日忽焉鑄囚兵關講殿廟筭誠高矣
杞憂不免焉然而憂天無益報主難酬豈非崆峒扈聖
回首茫然玄圃叨陪自傷無分與今日端居艷頽時事
有可嘆者朝廷遣使四出王翊為稅錢使裴諝為鹽鐵
使權醕紛然青苗到處凡分主命各典厥司惟是賦斂
不均瘡痍莫問騷然者已徧中原最怨者莫如夔府賦
重民窮盜起亂作綠林曠聚勿以萑苻而忽諸雲夢偽
遊施諸悍將而已晚正當嘗胆懲前事之失尤須察眉
得小人之情與其務繭絲毋寧清政本必使議堂之人
為盈庭集鳳庶幾貞觀之法為今日元嘔不此之務而
羽檄喧飛何日而息雖刀競急無濟於時彼處蕭車欲
安未定此方蜀使又下何為適滋擾耳無足取也我也

嚴光釣瀨之餘。久疎墳籍。鄭子耕巖之暇。但進奕棊。夔州地蒸。雖餘破扇。終見棄也。峽中冬暖。更著繼絺。亦過時矣。王粲之悲豺虎。不見長安。尼父之泣麒麟。傷哉吾道。楚國之人。輕衣冠。夔猶是也。睢水之人。工藻繪。夔不然也。月延秋桂。晚景未衰。葵傾太陽。丹心尚在。古大庭氏。為至治之世。亂極還治。大庭之樸。有時反也。強如安史。殄滅無遺。蠹茲蜀寇。綠林雲夢之徒耳。行見京觀高築。鯨鯢遂封。高枕之餘。虛眼清晝。哀歌之際。欲和誰人。白首淒其。豈有志於勛業。南宮猶在。當讓績於故人。今日大臣。諸將欲成功。圖像當各堅其志。勿學秦晉之戰。交綏而退。可也。我端居艷。願時之意如此。○崆峒在平涼府。肅宗嘗幸公扈從其處。昔黃帝訪廣成於崆峒。故詩中玄圃具茨。連類而及。具茨在河南。隱指代宗幸陝。釋悶詩。亦有失道非關。出襄野句。左傳。楚昭王涉睢。濟江入雲中。盜攻之。注曰。入雲夢也。篇中雲夢。欲難追疑。連上綠林句。皆指寇盜。况吐蕃入寇。代宗奔陝。猶吳入楚。楚昭王之出也。追往事以為鑒。卽不忘河北之難。意難追。言悔之無及耳。蓋此段敘賦。重民勞。民勞盜起。引來瑱事。似未合。時顏真卿上疏。必以太宗貞觀為法。貞觀是元龜。語意正合。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峽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四句翫月所聞見

此月不始今夜。金波之爽。昨已挹之。不獨我耳。凡翫月者。皆傳此月為玉露秋也。此時月裏關山。隨地俱闊。月光使之闊。月邊河漢。近人欲流。月光使之流。翫月如此。忽聞帶月歸唱者。有峽口樵對月起愁者。有孤城笛至於巴童。豈不寐之人。半夜非行舟之候。亦愛月不寐。愛月行舟。所謂皆傳玉露秋者。信無一人不翫月哉。

贈李十五丈別

峽中鳥獸居其室。附層巖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

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

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字

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憐以上敘李十五來夔且為辛

苦行益為生事牽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陽天四句敘李十五之豫汧

公制方隅公自注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

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

頴川八句美李汧公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淡水增波解榻

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

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以上送別

峽人巢居室附巔末下臨者不測之江而有客所繫者乃萬里之船夫豈久羈峽中與鳥獸居人為伍者惟是

多病紛紛然百慮倚薄偶留絕域遂改歲華所足慰者幸

有我賢在而賢又戚也自維孤陋得忝眷末何圖行序

復列差肩況意氣合襟袂連頻問起居常叨宴衍也以

言才華揚論之際寸心忽開酒筆之餘飛泉忽湧以言

世業如韋玄成之嗣韋賢復以明經致相似庾肩吾之

有庾信亦以清新擅名且文彩一身衣冠八尺似此器

宇豈受人憐何以有此辛苦行蓋被生事牽不得已自

黜取道之豫章將謁李汧公勉也汧公在豫其治迴出

諸侯上封內不擾有如太古危時庶務獨見蕭然其地

望清高如挹莖露其人品正直若張朱絃於唐堯為四

岳諸侯在西漢為頴川太守惜我于邁不獲追隨使我

所思無由共展李丈行矣當此山空木落洞庭始波計

丈到時汧公懸榻定為爾解但我客遊既久常思故人

今日晨集離亭醉染佳句將以壯子行亦期子早旋耳

行矣李丈勿忘故人也○按肅宗駐蹕靈武時管崇嗣

背闕坐李勉彈之肅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其正直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二句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

承秋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四句感時

江雨蕭蕭。秋氣至矣。雨來風急。木葉都飄。夜寒授衣。貂裘欲攬。此時想勳業。惟頻看鏡耳。鏡中顏色。少壯幾何。平生竊比稷與契者。安在此時。念行藏。惟獨倚樓耳。樓外乾坤。烽煙未靖。平生窮年憂黎元者。何為當此內寇。外夷。蝸蟻鼎沸。天子孤立。社稷傾危。時事如此。誰為報主者。敢云衰謝。遂置勿問哉。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迴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四句

夜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二句點老人因酒困。堅坐看

君傾。二句自述為君傾。三章之主

江本急也。峽險則驚。月原明也。樓高則迴。江樓開。夜宴舉。一時今夕。此會難得也。夜宴舉。主客集。萬里故鄉。此情倍親也。況河鼓星光。今宵已落。孤城秋色。此夕將辭。傾倒何惜哉。所惜者。老人病酒。不勝杯罈。惟有堅坐。看諸君痛飲而已。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關塞。悄悄憶京華。四句

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四句

意之

月本長好。漸為雲遮。幸而浮雲不碍其明耳。仰看關塞。不禁迢迢。忽憶京華。能無悄悄。此時杯中之物。病不能飲。但見月光浮動。其中至海上之查。惟月光隨之而去。堅坐者。安能奮飛哉。堅坐則不眠。不眠則但瞻白兔。白兔之光。百過而落烏紗之上。老人堅坐如此。諸君何惜痛飲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髮。笑舞拓秋窗。尊蟻

添相續沙鷗竝一雙六句寫諸君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結

堅坐看君傾意

既對月諸君不可無酒況登樓又有江以臨眺乎於時諸君飲而歌吾不飲但堅坐而聽君歌歌聲壯白髮為之驚諸君飲而舞吾不飲但堅坐而笑君舞舞袖長秋窗為之拓對月有酒矣樽酒正如灑而添續登樓有江矣江鷗方比翼而雙栖未幾醉倒真覺諸君酒量非老人可及至此心降淡服諸君酒德令老人三舍避也所謂堅坐看君傾與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一句西閣雨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

生菊蕊凄疎放松林駐遠情五句雨望滄沱朱檻濕萬慮倚簷

楹二句雨望之感

樓雨霑雲幔尚未滄沱但見寒山與水城一色耳循水城而望雨開沙面逕逕為添雨洗石稜湍痕若減循寒山而望雨中菊蕊疎放堪憐雨裏松林遠情欲駐未幾雨勢滄沱豈特雲幔微霑已覺朱檻胥濕樓頭孤客獨倚簷楹萬慮橫生高危可懼矣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溪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四句阻雨

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氤氳四句寄詩

之意

豹欲澤毛以成文彩故須霧雨今隱矣又何必雨為此溪愁耳飛龍在天宜有興雲施雨之功今潛矣故起雲欲何為哉雲雨則泥多泥多而徑復曲則羣賢見阻愛而不見我心如醉矣夫泥多仍徑曲是江山晴麗正未可必想諸君欲待江山晴麗而後來訪亦何忍矣心醉阻賢羣是鮑謝之文無日得披我則旦暮思見定知有

日還披耳憶昨江樓宴會高秋晴霽何等疎豁一時
秋興共坐氤氳諸君何不惠然使我徒憶往日耶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媿子廢鋤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

四句吳郎

過見欲栖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醖醅

四句

去而訂之

圃畦經雨正好課鋤廢鋤過訪我滋媿矣子廢鋤過我
策杖迎不覺足之前而杖欲交頭既策杖迎遂開扉接
淡喜舍在北而扉只隔徑乃客方來羣鳥欲栖者已亂
客未去小童欲歸者已催今日不及款留明日重陽早
過快飲不
再訂矣

九日諸人集于林

題面不曰九日集諸人于林竟曰九日諸人集于林集諸人于林公集之而至諸人集于林諸人自集于林也

故詩中有知歸句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

四句題面

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四句題情

舊俗九日登山飲酒以免災厄集諸人於林亦似登山飲酒而非如舊俗之免災厄為此相要也但老翁如我艱於早出年少若諸君幸賓至如歸耳而況舊采黃花尚有餘興今梳白髮漸覺稀疏諸君少年及時行樂老夫雖忍淚相陪也不禁霑衣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

二句領至末

疎燈自照孤

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

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橫空露下。仰見高天。俯見秋水。有客於此。空山寂歷。獨夜蕭條。旅魂暗驚矣。遙見宿秋水者。有孤帆疎燈。獨照忽聞響。高天者。有雙杵。新月同懸。我旅魂何以驚。蓋由我非南人。頻逢南菊。彼菊非使人臥病者。今依然臥病。意者非菊累我。我實妨菊也。我本北人。猶望北書。彼雁所藉以寄書者。今北書不至。意者非故人。不念我雁實無情也。若牛斗二宿。原在銀漢。銀漢清光。直接鳳城。我步檐倚杖。仰看牛斗。庶幾因牛斗。及銀漢。由銀漢達鳳城。是北書雖不來。南菊終當別。其如銀漢迢迢。鳳城渺渺。何。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違春色。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四句 秋日
湖磨滅餘篇卷。平生一釣舟。二句 自感高唐寒浪滅。髣髴識昭

丘二句 預期

春草碧色。至秋而違。一望沅湘。秋光萬里。闕矣。遙想習池。山公騎馬之興。應自不廢。更想庾樓。元規乘月之興。知亦不淺。我磨滅之餘。但留篇什。平生之事。只一釣舟。少待秋淡水。靜高唐浪。滅會須身到南湖。昭丘遺跡。尚彷彿識之也。

新築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四句 湖亭
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四句 寄詩

意之

此湖上亭。所新築者。往來賓客。應亦不乏。賓客過。則竹徑須開。竹徑開。則雲蘿難避。人道其開竹徑。以延賓。誰道其避雲蘿。以逃世。我官序之拙。有若潘生子。才名之多。直如賈誼。以我拙宦。似子多才。子既新築湖亭。我將卜鄰湖上。子其許我否。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四句 築亭
湖上羹煑秋。尊弱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之故

四句
預寫

子本江海人昔居蓬閣幾違素志今江海之興始末不
渝矣況物聚必散揮金乃理之自然身貴何榮拖玉非
吾所固有今日尊羹下豉與比季鷹菊露流杯情同元
亮他日我來卜鄰賦詩聯句共分南湖之氣象遮莫佳
句頻頻而有也

秋興八首

秋興二字出簡文賦賦曰秋何興而不
盡興何秋而不傷秋興八章盡矣傷矣

王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四句寫巫峽秋氣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四句無家之感

首章離鄉之感悲哉秋也萬象搖落乃王露團團凋
傷之象楓先受之況山島竦峙巖壑深澗蕭森之氣更

何如耶我久欲泝江南下奈江間波浪兼天而湧波浪
在下勢若兼天蛟螭之縱橫可知我久欲辭塞北歸奈
塞上風雲接地而陰風雲在上勢若接地烽煙之擾攘
可知所以栖遲南國看叢菊之開還似去年將涕淚之
揮何日得免也北望長安嘆孤舟之繫解纜無期是故
園之心終成留滯也當此杪秋苦寒正授衣之候家家
刀尺催製新衣衣成擣衣之聲急不能
緩嗟我客子何堪薄暮砧聲入耳耶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二句承前暮字聽猿實下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

筵四句都寫望京華情事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結起下章

此章去國之感催刀尺急暮砧仰而見夔府孤城落日
斜當此日薄虞淵天荒地老孤臣萬里若門九重所
灼然者北斗耳舉頭見斗不見長安然而遙循北斗之
墟下是京華之地當此朝廷失政藩鎮不臣星其之義
不章辰居之象安在我心依北斗極目京華興言及此
安得挽斗杓直上哉望京華而不見因之下淚我聽猿

而淚猶之感叢菊而淚也古云猿鳴三峽淚霑裳今在
巫峽聞之信非虛語望京華而不見或者乘槎我奉命
出華何不可乘槎返國也語云八月乘槎犯斗牛今憑
北斗思之茫無實據往者為郎雖賤庶幾畫省之中爐
香親惹自傷病廢不能躬直承明命蹇如此是京華以
伏枕而疎也茲焉作客殊方惟見山樓之外粉堞周遮
每至黃昏邊聲四起世亂如此是京華以悲笳而隔也
吾一夜所感如此漫漫長夜何時得旦不見月光所照
纔到石上藤蘿又映洲前蘆荻夜將
曉矣日月如流終成留滯亦奈之何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二句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二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四句江

此章失志之感 蘿月沉荻花隱起而見千家山郭靜
朝暉千家住山郭之傍山郭在朝暉之內秋光淨霽爽
氣淒清乃千家盡傍山郭江樓獨倚翠微日日坐殆與
江樓終始矣望京華則每依北斗坐翠微則日坐江樓

豈非舍北斗則此心無依離江樓即此身亦誰寄哉江
樓下所泛者有漁人彼漁人有何住著今已信宿而還
泛泛江樓中之客空去而久不去是亦信宿漁人也江
樓外所飛者有燕子彼燕子秋以為期今已清秋而故
飛飛江樓中之客空歸而久不歸是亦清秋燕子也亦
知此逗留江樓者幾經抗疏青蒲上矣自出貶司功以
來遂丹輝之日遠彼匡衡抗疏而遷太傅我也抗疏而
遭貶斥功名比匡衡而薄矣亦知此依栖江樓者曾思
傳經石渠閣矣自獻賦失志以來歎儒術之難起彼劉
向傳經而徵受穀梁我也傳經而詩書牆壁心事擬劉
向而違矣日日江樓坐翠微所傷者漁人燕子為羣同
學少年何在也所悲者匡衡劉向不若同學少年何如
也遙想五陵年少衣馬輕肥亦念有客江樓伴漁人侶
燕子悼功名之不立悵心事之多違乎輕肥者亦自輕
肥耳所謂厚祿故人
書斷絕者正此屬與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六句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二句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

馬羽書遲二句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有所

四字包下

此章提出長安起下四章。羈巫峽坐江樓長安風景不復見矣。惟有託之於聞。長安為自古帝王都。秦漢以來變遷不一。大勢只如奕棊耳。開國者往往得勝算。亡國者往往留殘局。誰知前人勝算。即為殘局。所基後人殘局。又為勝算。所起。然則勝算未可恃。殘局未可拋。善奕者。因殘局為勝算。不善奕者。變勝算為殘局。得失何常之有。長安變遷。且無遠追。即百年間。世事多可悲者。長安中第宅萬戶相連也。今王侯易而第宅已易。主一時大臣宿將。競崇新第。甚而浮屠木妖。徧滿京師。世事之可悲者。一長安中衣冠萬民所望也。今文武異而衣冠亦異。舊如貂蟬。乃侍中冠也。一變而總戎皆插如旌。旄本節鉞儀也。一變而奴隸皆摩世事之可悲者。又彼當國者。但知營第宅。飾衣冠。關山金鼓之聲。車馬羽書之警。誠有震如充耳者。豈知直北關山。金鼓尚振。是河朔餘孽。正未靖也。況乎征西車馬。羽書又遲。是吐蕃猖獗。終無已也。然則長安棊局。依然可覆之。棊局。世事

如此彼王侯第宅。雕甍翼瓦者。何異燕雀處堂。文武衣冠。爭妍取憐者。不過蜉蝣掘穴。興言及此。一盤殘局。無處下子。所為對秋江之淒清。感魚龍之蟄伏。頓覺開寶年間。故國平居之事。歷歷繫懷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六母追賦

玄宗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二句放逐之感

一思蓬萊殿。長安宮闕。自紫宸北。為蓬萊山。勢已盡。獨對南山。況承露金莖。所云仙人掌者。又聳然霄漢。當年明皇誠勤政。親民則蓬萊宮闕。豈非向明出治之所。而乃由宮闕而西望。思下王母於瑤池。由宮闕而東來。空候函關之紫氣。我亦曾獻賦於蓬萊宮闕。當鳳曆軒轅之代。正龍飛四十之春。此時明皇御蓬萊宮闕。紅雲捧而雉尾移。皇帝宸儀。如在天上。朝殿射而龍鱗繞。小臣望見。只此一時。當年以杜陵布衣。得瞻雲日。以二毛老叟。能感至尊。亦誰知有今日。滄江之臥。與曾不知自何年。一臥在苒遲暮。遂至於此。蓋猶憶靈武回鑾之日。

身與瑣闈誰料華州敗斥以來滄江便臥厄首蓬萊祇
 腸斷耳○金莖承露如當年宮中築壇煉藥等事明皇
 度貴妃為女道士是瑤池王母也降玄元於孔昌街是
 函關紫氣也雲移二句若解作拾遺時事青瑣朝班語
 為重複且以下四章皆思立宗年間故國平居之事一
 字不及肅代青瑣朝班亦為滄江放逐之故追言之耳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二句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二句寫曲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
 櫓起白鷗二句寫風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警戒

一思曲江頭我由瞿唐望曲江有萬里之勢矣然瞿
 唐此秋曲江亦此秋瞿唐之秋搖落堪憐曲江之秋蕭
 條似此明皇往日亦曾遊幸其處遊曲江必從花萼樓
 而來入芙蓉園而止乃御輦則自夾城而達蓋夾城之
 中為複道從南內竟達曲江其中淡沉杳隔往來者但
 通御氣夫以夾城複道之深遠君王遊幸但聞御氣之

通庶幾芙蓉小苑之流連別殿徵歌永絕邊愁之入乃
 當年邊愁之入又安得禁也青海之烽煙頻傳南詔之
 喪亂見告誰料平安之火不報潼關漁陽之笳忽吟細
 柳此日邊愁一入而花萼芙蓉便為灰燼曲江往事如
 此今由瞿唐一望惟有蒼茫素秋而已曲江宮殿千門
 萬戶向曾珠簾繡柱矣今日素秋中黃鵠空圍耳曲江
 龍舟橫流汜波向曾錦纜牙櫓矣今日素秋中白鷗時
 起耳曲江本歌舞地何以至此自有長安以來不知幾
 人帝幾人王犬畧勤儉者必興逸豫者必亡明皇一
 日不戒罹百年為戎之禍有國家者尚回首知戒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鱗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六句
 池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二句自嘆

一思昆明池昆明池水乃漢時穿鑿之功也當年武
 帝習戰於此至今旌旗猶在眼中乃昆明池水猶昨武
 帝旌旗安在哉昆明以象天河立於池上者舊有織女
 其機絲更久久虛夜月之往來武帝旌旗不見矣昆明

時與雷雨置於池上者舊有石鯨其鱗甲動搖猶助秋
風之蕭瑟武帝旌旗不見矣池中有菰光經波漂而黯
澹難尋料已沉雲俱黑也旌旗之影尚有波底否池中
有蓮房經露冷而凄其欲絕可憐墜粉猶紅也旌旗之
影還拂露中否眼中之旌旗不見池上之物色空留當
年日擊心傷今日想像神愴身違故國仰見關塞極天
夢斷長安俯見江湖滿地迢迢鳥道無限烽煙泛泛漁
翁堪悲身世能勿興哀於昔年之窮兵黷武哉○漢武
穿池習戰以象昆明為征昆明夷也明皇連擊南詔事
同漢武公往在長安日擊其事有兵車行詩故曰在眼
中平準書漢脩昆明池治樓船旗幟
加其上甚壯旌旗二字亦非漫下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殘鸚鵡粒碧
梧棲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六句

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二句

一思漢陂昔年漢武廣開上林南至昆吾御宿我天
寶末年在長安待詔時嘗循昆吾御宿而行到紫閣峰

陰遂入漢陂也陂上有香稻往時鸚鵡所啄者歎一飽
之無時味應殘矣陂上有碧梧往時鳳皇所栖者嗚千
仞之無自栖應老矣漢陂之遊何如猶憶春泛有青蛾
皓齒之歌舞是佳人拾翠也春風自信牙檣動斜日徐
看錦纜牽此其時乎猶憶夜遊有岑參兄弟之好奇是
仙侶同舟也船舷暝憂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其
時乎我待詔長安日遊漢陂宦情亦澹矣先是獻賦已
感宸聰繼而蹉跎一官不就回首綵筆昔年曾干氣象
者安在今日白頭吟望止有低垂更欲仰首伸眉一吐
生平之氣何可復得哉○吟望即前望京華之望望蓬
萊望曲江望昆明望漢陂望之不見而思思之不見而
仍望屈子被放行吟澤畔睠顧不忘正吟望二字意○
公身羈夔府心在長安前三章當以夔府為主後五章
當以長安為主於夔府而憶長安則託之望故曰望京
華望長安而不可見則託之思故曰有所思前三章都
從望中寫出身在夔府不樂居夔府之意後五章都從
思中寫出心在長安不得見長安之情以言天時巫山
玉露何如霄漢金莖也塞上風雲何如蓬萊雲日以
言地勢白帝城之凄其何如秦中為帝王州也瞿唐峽
之風煙何如曲江為勝遊處也以言人事伴山郭之千

家何如與拾翠佳人春相問也。借信宿之漁人何如與同舟仙侶。晚更移也。以言物理。下叢菊兩開之淚。何如碧梧香稻。為可念也。看江樓燕子之飛。何如鸚鵡鳳皇。為可懷也。長安之係人思如此。今日之長安不然矣。今日長安。霄漢金莖。猶然否。蓬萊雲日。猶然否。想見者。夜月機絲。秋風鱗甲。不勝寂寞耳。秦中為帝王州。猶舊否。曲江為勝遊處。猶然否。想見者。花萼樓邊。芙蓉院裏。不勝荒蕪耳。拾翠佳人。猶登紫閣否。同舟仙侶。猶泛溪陂。否。想見者。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不勝變遷耳。碧梧香稻。猶然如昨否。鸚鵡鳳皇。依然無恙否。想見者。菰米沉雲。蓮房墜粉。不勝淒涼耳。況孤城之落日。當樓三峽之哀猿。入耳。悲笳隱而如訴。孤舟繫而不開。寂寂魚龍。秋江獨臥。淒淒刀尺。旅夜偏驚。想故國之旌旗。感少年之裘馬。滄江遲暮。難回青瑣之班。絲筆蹉跎。空起白頭之歎。真可謂秋何興而不盡。與何秋而不傷也已。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皆奔波歎彼幽栖載典籍蕭

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

飄零余到此古人成敗子何如以上敘林居荆揚冬春異風土

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

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

蒼生有環堵以上勉學士

此勸學士出山。自安史作亂干戈至今。學校廢。詩書輟。學士流離失所矣。歎彼載典籍依山阿。是亦伏生轅固之流。惜乎萬里青山。暴露風雨。靜散之地。但有垂蘿如子。林居者。亦亂代飄零之故耳。但不識古人成敗。載諸典籍。誰為濟時而成。誰為失身而敗。學士審處。果何如耶。彼荆揚春冬。風土獨異。巫峽日夜。雲雨偏多。如百舌多言。鳥之小人。感陰始。轉今爭鳴於赤葉楓林際。是子。空處霄漢。今起舞於黃泥野岸間。是君子感時。鳥之君有為。不甘於形神寂寞也。願使縱橫者密邇寂寞者往。

自辛苦哉。大抵君子處世，獨善非難，濟時為貴。今學士
林居環堵蕭然矣。其如蒼生暴露何。庶幾排金門，抒高
議，使蒼生各有環堵，以免於內溝。此時天下爭頌學士
功名，出於尋常萬萬，則數年來之干戈一朝休息，即
人成敗有甲甲不足
數者，學士果有意否。

闡卷二十四終

